



02296

李本寧先生

小品

崢霄館藏板

翻刻必究



李本寧太史小品敘
學不累人也人自累學耳
善將兵者五花八陣唯我
軸轉能令人如將意則宮
妾皆兵况隸戲下者備吳

李字敘一

越之伙飛燕韓之技擊乎
故空拳冒刃非必勝之畧
驅寡擊衆亦非萬全之策
率百萬衆鼓行而前叅以
奇兵突騎或爲天或爲地



或爲風雲龍虎蛇鳥一合
擊則天覆地載風揚雲垂
鳥翔蛇蟠龍飛虎翼倏奇
倏正可合可分無堅敵矣
京山本寧太史富于學而

李十敘二

善用其所著述爲卷百許
皆出經入史鎔古鑄今自
記敘論說及銘誌贊跋種
不一篇篇不一格卽寸瀾
尺涔其論議點染莫不羅

今古極奇奧在才可奪五
花簞者亦輸其博至集莊
集老集經集騷更有指揮
如意無驚不用命者則散
錢得索子自繩貫絲聯今

李敘三

而知學不懼博矣試就所
選讀之當亦有會

錢塘陸雲龍題



翠娛閣評選李本寧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 ○ ○ 籌邊移稿序

○ ○ ○ 陝西巳卯同年錄序

○ ○ ○ 孫公鄉賢錄序

○ ○ ○ 效愚草後序

○ ○ ○ 虎鼠集序

○ ○ ○ 空囊草序

李本寧集

目一

○ ○ ○ 麴部尚書詩序

○ ○ ○ 李成白詩序

○ ○ ○ 贈大學士張公序

○ ○ ○ 贈福建叅議周公序

○ ○ ○ 高光祿壽序

○ ○ ○ 汪太學壽序

○ ○ ○ 董節婦壽序

引

○ ○ ○ 漁父辭引



翠娛閣評選李本寧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記

○ ○ ○ 鴈塔題名記

○ ○ ○ 善息處記

傳

○ ○ ○ 西市愚人小傳

○ ○ ○ 丘節孝家傳

箴

李本寧集

目三

○ ○ ○ 緯文館

○ ○ ○ 經武堂

銘

○ ○ ○ 妙啓齋銘

○ ○ ○ 又息處記

○ ○ ○ 硯銘

贊

○ ○ ○ 陳司空像贊

○ ○ ○ 胡汝濟像贊

○○○張孟孺像贊

○○○丁南羽像贊

○○○劉明府像贊

○○○吳長公像贊

○疏

○疏 謝士黃次公墓誌銘

○○○脩天竺寺疏

○題跋

○題跋 謝士黃次公墓誌銘

○○○題杭景圖

○○○題劉翁壽詩

李本寧集

目四

○○○朱脩能詩跋

○○○書蕭元戎女樂圖

○○○半石齋詩跋

墓誌銘

墓誌銘

○○○儒士黃次公墓誌銘

祭文

祭文

○○○祭信陵君文

○○○祭尹孝廉文

○○○祭費太公文

○○○祭郭憲副母文

○○○祭陳叅政母文

李本寧集

目五



○○○祭陳憲副母文
○○○祭陳憲副母文
○○○祭陳憲副母文

翠娛閣評選李本寧先生小品卷一

京山李維禎本寧著

錢塘陸雲龍兩侯選

仁和陶良棟贊皇評

○○○籌邊移稿序

歲辛丑。余以越憲使。上計京師。坐不稱任。鐫官一階。而是時門人上郡趙毓美。亦爲晉憲使。治兵崑崙。有流言。賴二三知己。分明之。又三年。君累功擢右方伯。治事如故。而余始得君所爲籌邊移稿讀之。則知君名高而謗隨。固有自也。天子有道。守在

名爲謗媒

李本寧集

卷一

一

位爲忌府

四夷。四夷惟北虜最爲中國患。故封疆之臣。非才望。什伯人者。不輕授。其勤苦功高。往往超拜爲撫。爲督。中丞。御史大夫。司馬。進東宮保傅。可計日待視。夫循級而升者。大有逕庭。則忌之媒也。虜款踰三十年。介胄之士。忘戰而惟以互市修守爲務。互市物日濫。惡修守。工日虛。冒兵什伍。耗缺而餉不盡。爲兵有侵牟。詐僞。視爲固然。稍綜覈。釐正。不以爲苛。刻寡恩。則以爲喜事。好異同。則謗之囿也。君治兵凡八年。前後所籌畫數萬言。要在將不得以

此亦痛哭流涕長太

息之

今無才吏亦今之拙宦

任事當如是

虜尙民寬
棋非虛言
可市

虛名克位。士不得以虛名。隸籍餉。不得以虛名。乾沒。工不得以虛名。糜費。貨不得以虛名。售直。而所部諸州縣內治。叅稽爲尤。詳雖絲縷圭撮。無使民受損。而吏受益。所可自專者。更張不嫌驟。執守不嫌固。斷擊不嫌猛。而所不可自專者。屢請不嫌瀆。力爭不嫌激。過防不嫌迂。諸所共事等夷。徃徃開府秉鉞。而君循級而升。與常調同。忌者之心。謗者之口。亦何所不可加于君。而行之自如。終不以毀譽震撼。稍失常度。獨身一面當虜。令帖然奉約束。所省十萬金。雲中上谷。虜徼求無厭。且渝盟。五路益鴟張爲寇。惟君所蒞。邊鄙不聳。民狎其野。此寧可以聲音笑貌襲取哉。是編也。君亦誠之明驗也。知我罪我。亦聽諸人而已。余初以叅議提調秦試事。君猶童子。沉靜有大人度。旣余爲秦督學使。君甫垂髫。貌不踰中人。悛悛似不能言。而氣雄萬夫。心儀君必爲大器。今雖不盡君之用。魄兆見矣。余登仕版垂四十年。歷官藩臬。靡事不爲。老而才盡。各位日損。媿君殊甚。師不必賢于弟子。信夫。

今之監司仰對目前撫巡俯臨異日臺省且綜
核起浮躁之名積密來罷軟之謗果若序中
所言八年在位猶天幸也縣官豈不足盡力
上下掣之

李本寧集

卷一

三



預言人爭立欲天幸也縣官豈不足盡力
今之監司仰對目前撫巡俯臨異日臺省且綜
核起浮躁之名積密來罷軟之謗果若序中
所言八年在位猶天幸也縣官豈不足盡力
上下掣之

處世妙法

與之以節

者不施于民。所仁民者不行于物。夫人之類不以五倫盡也。身親民物之一體也。聖人知之審矣。而不至而由之。易窮。吾盡吾所可至而無強其所不至。所至者人不為恩。而所不至者吾不為忍。是以身親民物各適其適。而五倫之道萬世由之無弊也。陝西士同已卯舉者持所為錄請敘于不佞。不佞為之說曰。今所謂同年者。乃所謂朋友之倫之遺也。而不共緩急。抑貌合而中離。為德不竟者。不

李本寧集

卷一

五

佞不敢知。所必追趨逐者。為根抵之容。媿兒女于者。不佞亦不敢知。蓋聖人之訓昭如也。

突起兩端。要之中道。後以箴砥收之。使人不敢不及。情亦不敢過。情

○○○陝西乙卯同年錄序

天地之氣條聚而為人。倏散而歸之天地。吾不能保其身之不盡。而何有于父子兄弟。故廟有祧而服有窮。厚積以遺。所不知。何人則達士笑之。吾不能常有吾之父子兄弟。而何有于人。稱人之父子兄弟。而與之盟。曰世世子孫。必無忘也。是感也。又凡有血氣之屬。莫不知愛其類。鳥獸失所羣。匹越月踰時。必返其故鄉。鳥號蹄躡而後能去。而况于人乎。空谷聞足音。蹙然則喜。故國舊都。望之驩然。李本寧集 卷一 四

樂也。而况其人同。其鄉同。其舉之時。又同。儻所云天作之合者。耶。若是而視其父子兄弟之休戚。若燕與越。燕雀之啁。惟弗如矣。由前之說者。巢許之厭事。老氏之芻狗。萬物。孟子反子琴張之狂。申不害。韓非之慘。穢少恩。而不可為也。由後之說者。許行之並耕。墨翟之不黔突。尾生孝已之信。王伯輿之情。朱亥聶政之俠。而不可為也。聖人使天下篤于情。不使天下為情所苦。設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以相生相長。相維相比。而其所親親。

○○○孫公鄉賢錄序

扶風孫公沒三十餘年而其邑士民思慕之不置于是鄉三老田部市令五伯鈴下門關街里之屬宋一楠趙希顏輩千餘人邑博士弟子員帥開先輩三百人具公生平行事以白諸臺下邑拔官邑令丞郡守理張萬善馬政和韓洪祚張柟輩十許人詢謀僉同而觀察郭公督學使洪公待御史龍公中丞李公采輿誦祀公於學之鄉賢祠公沒時嘗語其子民部兄弟曰吾爲督學使見諸請祀鄉

李本寧集

卷一

六

卽此可入鄉賢

賢者率以其身或其子富貴與上官私交故遂使
變典化爲穢跡賢者沒而有靈豈屑與伍兒曹無
以汗我卽有齒及當固辭之民部卽貴益遠嫌務
成先志以是三十年不舉而人或持大義責之曰
先人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
而弗傳不仁也顯親揚名爲孝之終子不爲親顯
名而拒人之爲親名可乎民部無以難而公論始
伸入祀之日通邑歛然稱快爭持酒脯拜祠下或
至掩泣其感人深如此民部方官金陵集事始末

論迂而止

爲錄示余。以明非敢違父命之意。憶昔孫公以侍
御史註誤謫理吾郡。余過其邑。得接顏論。風格秀
整。真關西男子。理郡未幾。極得民譽。尋擢江西督
學。所甄拔名士。至今接迹中外。而稍遷。叅知。遂稱
病免。無何卒矣。經世功業。未竟其施。而俎豆賢人
之間。沒且不朽。是舉也。有三善焉。公不邀身後名
而名自歸之。沒世不忘一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歷年一世。久而無斁。三代直道于今可見一也。爲
人子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孝莫大于嚴父。得人之
李本寧集

卷一

七

歡必以事親敬其父。則子悅一也。因題其端。以授
孫氏子孫。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其尚是訓。是行
於是錄也哉。

無官不賢。鄉賢一舉。直不足爲重。而爲輕。宜其
望而若浼也。民部之祠親也。恐亦非所以尊
之。○沒之十餘年。下筆大有分曉。

效愚草後序

余自乙亥出國門垂四十年。舟車所至。畿輔藩省。凡七。其民貧而日惰。日悍。其士偷而日驕。日詭。其吏貪而日僞。日競。蓋四方大都相似。可求而知。其故補偏救弊。爲法差易。獨輦轂之下。交戟之內。封事叢雜。甚者往還私札。詈詬穢語。上徹宸聰。下傳置郵。而是非曲直。紛然殽亂。如蝟如蟻。莫可辨識。如鬼如蜮。莫可方物。如焚如鬪。莫可鄉邇。如狂如囂。莫可質難。

李本寧集

卷一

上以默止謹而謹愈繁

橫議

上以容釋憾而憾愈力。臣紀裂主權。輕官守。隳國計。弛宗社。生靈其何賴焉。比讀史。義伯待御。效愚草而後。知言路固自有人也。義伯登臺旬餘。卽有彈事。自後大僚大政。關切世道。士風國體。民隱。無所不言。蓋有獨創之而不嫌。干喜事。共濟之而不嫌。于尚同。屢持之而不嫌。于好勝者。彼共之子。連體固寵。撮徒成黨。強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發若機括。留若詛盟。殺若秋冬。義伯信方寸心。奮三寸

眞皇諫

紛紛如蛙
鳴公私不
可曉

根心之言

歸到愚上

舌犯衆煦漂山之勢。破積蚊成雷之聽。不知有身
 何論名位信乎其為愚矣。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
 之愚也詐而已矣。巧詐不如拙誠。夫夫也。以其詐
 愚一時之耳目。而君子業已見肺肝竊笑其拙。至
 遺垢簡篇。受萬世口誅。筆伐。愚執大焉。故夫愚者
 有不愚者也。江夏郭宗伯序義伯草。以為此甯武
 子之愚。宗伯知於謀國。而愚於謀身。幾罹大禍。其
 于義伯。譬之草木。吾臭味也。嗟乎。孔子之愚甯武
 子。以邦無道時。當吾世。而大臣有宗伯。臺臣有義
 伯。相率為甯武子。余雖至愚極陋。能無流涕長太
 息。

李本寧集

卷一

九

無人之嘆

愚者不顧身家利害之謂。求之世。寧有幾。唯無
 事安其愚。無為舌戰有事任其愚。猛為力肩
 是眞效也。有矣。
 談及聚訟處。與大愚處。俱令人失笑。

愚也。而曰笑也。

愚也。而曰笑也。

愚也。而曰笑也。

虎鼠集序

里人胡博士。精舉子家言。所授徒半國中。困諸生久。始得偕計。是年偕計者三人。爲李尚貞。周思皇。三人皆積學士。明年李周成進士。而博士復不第。然數以毫釐間失之。如求仙舟。幾至三山。復爲風引去。乃就今除。得攸縣。而其門弟子尊事信從。倍于里人。則爲之行其所著。而自命之曰虎鼠。東方朔客難。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言士所遭時不同。未可以成敗論英雄也。吾家供奉。作遠別離。亦

李本寧集

卷一

十

有權歸臣。鼠變虎。語義畧相似。而所述洞庭之南。瀟湘之浦。鬼嘯猩啼。九嶷聯綿。孤墳安是。帝子泣綠雲。風波去無還者。蓋有感于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哥舒翰之事。其所憂重在鼠之爲虎。當時誠得真虎。臣而用之。鼠子敢爾。惟夫下則鼠竊虎之名。干用上則假虎之權。用鼠究乃禍人。國家攸縣隸長沙。九嶷瀟湘。在目睫間。自頃主權國是。寢尋墮天寶末流。博士倘亦有供奉言外之指耶。國家以舉子業用士。冀其經文緯武。安危緩急有賴。是

賴有李郭
一虎耳不
然事不可
知

東家之丘
難厭鄉評

據尺幅耳
安所得虎
風辨之

責重博士

所謂風從虎。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如弟博科名于世。無短長之效。而更爲社鼠。不可薰除。則舉子業。卽用之。何殊于鼠。不若不用。猶令鼠竊。無所得肆。之爲愈乎。博士虎文。坎墮一第。是不用者之遭。虎奮衝破。以爪圻地。視竒耦而行。余不虞虎之不用。而望用之。不失爲虎也。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古大學謂之虎園。諸爲士者。率坐臯比。博士以此集教擾多士。聲應氣求。觀人文而化成。無論後之用不用。虎視耽耽。自足雄矣。相鼠有體。何

李本寧集

卷一

十一

胥道也。

簇聚處。如虎文之炳朗。

○○○空囊草序

猶我翁也

尹長吉名家子也。以蚤失父。故與其母食貧。長吉好讀古書。不憚。割產以購。又好客。委身赴人。緩急則益貧。既舉孝廉。有司遵故事。旌其門。無門可旌者。諸宗人稍爲索綯乘屋。然後有司得將事。而是時藩大夫有所克借計費。可百金。長吉復斥散。與其知故。操一空囊往。既不得志。南宮會其叔。父中丞公新開府山東。迎之入山東。不三日。輒歸往來所涉。歷陳蔡宋衛燕趙齊魯之境。三千餘里。提一

李本寧集

卷一

十二

母子俱憂

囊還。白兒裝在是矣。則其吟草也。母笑曰。吾聞文章家一出一入。字直千金。兒多如許。不虞塞破屋。子耶。長吉謝不敏。差不差。澁勝阮孚一錢耳。吾家長吉。月騎弱馬。從泚溪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母使婢探囊。見所書多。輒怒。兒當嘔心出。乃已。古今有兩長善。其囊復大相類。余考劉煦爲唐書傳文苑。爵位崇高者。別爲之傳。惟欲令懷才憔悴之徒。千古見知。而李長吉置不錄。新唐書亦言長吉以父諱。不舉進士。韓昌黎辨其非。位止協律。

貧大有得處

郎年二十有七。而今長吉業過之。李母怒其子。而長吉尹母安之。李於晚唐詞尚竒詭。以鬼才稱。而長吉當文明盛時。操椽管待詔公車。庶幾吾家仙才。天所賦畀人所受享。今長吉愈昔長吉爲甚。士未有才如長吉。而長貧者。貧固士之常。長吉非貧亦安能如虞卿。以窮愁著書表。見於世。他日尹氏之空囊。皂而爲諫院封事。青而爲中丞。武冠絳幘所執。紫而爲八座尚書所荷。孰與梁昭明所言詞人才子。名溢縹囊者爲不朽。長吉母余自有傳。

李本寧集

卷一

十三

文以趣勝點綴特精

自宜通于酒

○ ○ 魏部尚書詩序

載陽王孫蓋江陵詩酒之豪也。俊邁多能。曾不得領一旅一成。小見其才。而僅用之。尺幅寸管。與童子鬪。雕蟲之技。壹鬱無所發舒。則迷之酒。以寄適。而耗其雄心。阮步兵籍之埋照。劉參軍伶之豁精。迹殆似之。即於此得妙理。氣益奮勃。而精神益王。長酒後耳熱。泚筆淋漓。時時吐驚人語。又若張長史之書。旭于廷尉之請讞。倚醉而益入佳境。故君之豪於酒。與其豪於詩也。始相為感。中相為資。而

李本寧集

卷一

十四

奇

與世皆醉

卒相為成君。乃謝其官位。不名。名曰魏部尚書。而所為詩繫焉。唐汝陽王璉。自稱釀王。兼魏部尚書。載陽不敢當。王居其小者。然汝陽雖為飲中仙。而詩非所長。載陽王于詩。雖南面而王之。樂莫能尚矣。余竊觀今之號詩人者。大都半酒人也。濡首醢身。號呶罵坐。迫脅士大夫。以為名高。詩道之陵遲極矣。請以酒喻大酋之為酒也。林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此六物。毋有差貸。然後可以合歡成禮。羞王公而饗

真偽奇
之照

相成處

神祇。彼其之子。哆口而陳詩。內不原情。外不涉景。
皮財寡。匿而結撰。疎脫。或者拾糟粕。而遺其精。取
酷烈而傷其旨。於酒正之法。一切反之。惡乎詩哉。
載陽少從成茂才宋山人爲詩。自三百篇以迨本
朝。悉所綜核。林稻齊矣。麴蘖時矣。卑近之格。鄙俚
之語。屏絕不用。湛熾潔矣。水泉香矣。陶器良矣。揚
不浮。抑不沉。奇不詭。算不野。火齊得矣。是以茗芋
而神理自如。稱酒德焉。君之所豪于詩者。卽所豪
于酒者也。宜君之名詩。而不忘酒也。客從傍嘲曰。
李本寧集人 卷一 十五

子不善酒。而談酒。吾安敢信子之談詩爲善詩也。
則不聞有長孫澄。不飲而好觀人醉。羊侃不飲而
終日獻酌。同人醉醒者乎。客胡盧掩口而笑。因用
其語爲麴部尚書詩序。

酒而不詩。是未得酒中趣也。安知詩與酒理道
不可相通。

○○李成白詩序

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逐臣怨女。牢慄不平之氣迫而成聲。可以被絃管。垂竹素。後代詩能窮人。必窮後工之說。所自來矣。粵人李成白。蓋余同榜若臨觀察之子。早歲登賢能書。可芥拾青紫。而以誑誤見格。六年無爲分明者。不得已而寓之遊。栖栖靡所遇合。不得已而寓之詩。偃仰溪山。流連景物。舍毫匠意。揚管命辭。調不卑下。而能無亢語。不寒儉。而能無頗意。不衰沮。

李本寧集

卷一

十六

故是鳥衣
風範

。而能無對。至傍人口吻齟齬。效顰薄不屑爲也。豈非窮而後工之驗與。夫士不遇時。輒無疾而呻吟側身宇宙。若無可措躬。不卽搖尾乞憐。同流自汚。幸而資適逢時。且不任其資。睢而成白。獨馳驚風雅。含咀英華。以詩名家如是。今覆沒之寃。雪且有期。須之夔屈復信。上可爲張曲江。開統千古。下不失爲孫仲衍。先鳴一代。豈目前所造。盡其涯涘。尺幅哉。成白有幹。亦能詩。類區惠恭。其伏習可知已。余併及之。爲藝林美談。

大意因窮遁于詩而詩不帶酸氣此序所為取也。

李本寧集

卷一

十七



大意因窮遁于詩而詩不帶酸氣此序所為取也。

贈大學士張公序

張明成學士。德望為海內宗。

上拔之謫籍。復還講幄。以母夫人春秋高。請急歸。無何母夫人不祿。服甫竟。而袞職有闕。

上即家拜叅大政。中外皆彈冠相賀也。故事相麻

下。筐篚餼牽。踵屬於道。而公殊厭之。古人交際為

恭。今乃貨取。此豈盡其橐中奉入。大抵贖金羨賦

出之。民力而甚。或盜公家之儲。下交者媚。上交者

亢。大吏往往見告。官邪繁興。政體陵遲。職此之故。

李本寧集

卷一

十八

彼往此來
原是輪常
贈血

將一切謝絕。庶可以風示百官。某承乏虔州。適與
行會。既重違公雅操。又不可但已。則竊附古人贈
言之義。今時所患。責在公者。陳其畧焉。蓋治道去
其太甚。所損益。百世可知。而矯枉者。每失之懲羹。
吹鑿因。則廢履非也。放豚入笠。而又招之。亦非也。
古人一嘖一笑。不輕示人。而況授以鑿枉之名乎。
自頃救時之相。或獎恬退。或尚綜覈。始未嘗不新
人耳目。而巧偽叢生。弋釣祿位。究其末流。得不償
失。此患在不平也。且夫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以一

羊張何在

彌切

時一事之利而興未幾復革矣。以一時一事之害而革未幾復興矣。議論滋多。功效蔑如。此患在不審也。人臣以身徇國事。豈以國事徇人。今天下爭言開言路。去苛政。以此兩者繩人而行其私。久任不行。冗官復設。十年不戮人於市。二十年以市媚虜而墮軍實。皆徇之過也。此患在不任也。患止此乎。抑有大者焉。朝講不御。而官府之情日隔。國本未定。而貂璫之勢日恣。上供不省。而公私之積日貧。患莫大於是。然是三者。非相國一手一足之力。

李本寧集

卷一

十九

副作奏而
此應之章
中蛇迹

也不平。不審不任。則相國責也。公蓋其在已者。以待天定而已。昔伊尹相業。論者謂自一介不苟。取與始。公取與義嚴先聲。所振宏矣。某從公遊垂三十年。號為知己。狗馬病力。乞長休告。幸不填溝壑。日夕與鄉三老望見德化之成。故不欲以非義贈公。為公相業嚆矢云。

平與審則摸稜。易生任則執拘。欲速易起。甚哉。人品之難全也。然能以廉鎮俗。亦是特世之相。

○○○贈福建叅議周公序

歲甲子。周用馨舉楚。不佞與焉。明年用馨成進士。拜樞陽令。越三年戊辰。不佞通籍守著作之庭。又二年。庚午。用馨徵入爲給事中。方是時。郢有六七大夫者。同朝。以次過從。月蓋三之一。相得驩甚。亡厭也。無何。用馨出爲福建叅議。守延平邵武二郡。諸大夫聚族而語曰。以用馨之賢。出入禁闥。拾遺補闕。固其所也。使隨牒平進。還在閩海。無乃不可乎。不佞顧謂諸大夫。若以閩爲不直用馨意者哉。

李本寧集

卷一

二十

立說

位必有所立

是以陳子康積恨于京城。張膠東自歎其無竒。兩公擇官。展節。君子無稱焉。且也邦畿之外。莫非王土。寧能寘不理乎。彼夫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要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用馨不鄙夷爲令。治行聞天下。旣爲天子諫諍之臣。不色喜。今豈以是爲不足乎。人言藩臬大吏。見御史中丞。直指使者。輒詘體却行。以爲惡。孰與爲令。時蒲伏候貴人車過。

所得已多

不敢起視也。諸大夫比肩而事主。主上垂拱仰成。朝無缺事。卽用馨。謬謬安所用之。假令溺其職。墨屎。唆佞善事當塗。少濡忍。且莫間可坐而致。列卿則用馨不爲矣。子言之。可言也。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不行也。比年言者持文墨論議相高。以施于政。譬石田然。用馨在諫垣。操大體。明習當世之故。今後矣。見諸行事。令世以此益重言者。顧不偉與。不佞鄉聞閩人言。島寇起海上。犯閩疆場。日駭。獨用馨所部未被兵。然軍興一切。率倚辦二郡民。流冗稍稍衆矣。夫驅民以禦寇。易使民爲寇。而禦之難。不佞度用馨方難閩。何易哉。諸大夫皆曰然。於是設供張。祖道都門。歌驪駒之詩。旣闕。某前致辭曰。不佞宦六載。無論其它。卽吾郢人。繇朝衆。敷歷四方者。凡幾。重者領方岳。次不失二千石。不佞猶然。咄咄飽侏儒囊粟。得無有擲揄我者耶。諸大夫粲然而笑。用馨亦大噱。遂登車去。

非苟而已。便是所以爲內外官者策之良至。

○○○ 高光祿壽序

余所善歛人吳生惟用。別去二十餘年。索我南新市中。問其二十年安在。曰金陵廣陵間。問所與遊。曰南陵高君最善。今年七十矣。請以子一言爲壽。問高君何狀。曰高君家累巨萬。嘗入貲爲光祿官屬。竟不就。而廣陵江淮間一都會。其居處。則百屢九市。重圍邃闔。崇臺纍榭。繡栴鏤檻。雲梁藻稅。寒暄燥濕。無適不宜。非深山火澤穴居背處之寂也。其服食。則復陶瓠白方空。黃潤列鼎八珍。九釀五

李本寧集

卷一

二十二

如此得壽
方爲真壽

齊貨貴難得物。重先時。非草衣木食金丹辟穀之素也。其宴遊。則文軒青翰。隱囊步障。諸所需用。不侈具足。密戚勝引陟。嚙涿川百戲。並陳絲竹。代奏嬌童艷女。回眸百萬一笑。千金歌往舞來。俾夜作晝。非能經鳥伸噓。呼吸之勤也。行年七十。丹顏素髮。聰明有加于昔。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謔浪笑傲。揖讓周旋。無不洽也。是則高君已矣。余聞而異之。夫高君之趣行。與養生家言甚背馳。而何樂且壽。若是昔者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

臣無後樂
君不肘擊
滔之所由
激也

聖人之養
民調如此

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久。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抱鐘而朝。可也。游鳧問于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諫。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先。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故擊鼓呼諫。逐疫出魅。黔首不知。而真以爲魅祟也。仲尼問于

李本寧集

卷一

二十三

太史大殺。伯常騫稀韋曰。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何耶。大殺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俗。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稀韋曰。靈公十沙丘而吉。得石洗而祝之。有銘曰。靈公。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夫高君者。豈不以人物利害相櫻委蛇。而同其波交食乎。天交樂乎。地得衛生之經。若鄭簡之

爲樂者乎抑受命于地松爲獨也天固前定之若
衛靈公之爲名者乎生之迹高君無乃觀逐疫出
魅者耶幸爲我如廣陵觴高君而叩之其何途之
從尚有以語哉

分明畫一膏梁子却又爲他宛轉生出奇論以
解其糾中間所以壽之不在焉可云善作
亦可入滑稽傳

李本寧集

卷一

二十四

亦入滑稽傳

其標中間以壽之不在焉可云善作
亦可入滑稽傳

亦可入滑稽傳

亦可入滑稽傳

亦可入滑稽傳

亦可入滑稽傳

汪太學壽序

汪太學二如。蓋永叔從叔父也。而有總角之好。八月六日。春秋五十。永叔過余。徵言爲壽。問太學何如人。曰叔父居恒慕古賢豪長者。屬小子書之。四壁朝夕誦說鄉往之。今日之事。於古人有合者否。余曰有。試舉所聞。而子自擇焉。三代時。衛大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晉郤縠。行年五十。敦詩書。說禮樂。守學爛篤。趙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坏序列。著數

李本寧集

卷一

二十五

萬言。三爲齊祭酒焉。其下漢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五十始爲會稽守。楊震明經博覽。五十始仕。孔融年五十而愛彌衡才。爲忘年交。晉孔愉。五十封侯。侯印龜左顧。蓋放白龜之報。而後有趙耽。以牛與李玄度葬母。夜行遇老母。遺金一餅。曰五十後富貴無忘也。唐高適。五十始留意詩什。以才氣自雄。辛讜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仕進。而以平賊功拜御史。適至封渤海侯。此於君家叔父奚若。永叔曰叔父好義而博施也。如愉如

該瞻恐犯
蕭老公之
忌

如讜。其省身寬過也。如伯玉。其以儒術緣飾也。如穀。其五子一孫。悉聯師儒以教之。學詩學禮。如卿如震。其不賢知先人而折行輩。與小子甚歡無間。室家若琴瑟靜好。則較買臣融。適過之遠矣。小子往爲叔父書於壁者。漫不省記其姓氏。以先生今所臚列。叔父何讓焉。叔父不言而躬行。正唯小子不能學也。夫諸君子。大者公侯。次者卿大夫守相御史。皆表見于世。而叔父獨以逢掖之士。巖居川觀。不瞰名。不希人爵。諸君子由五十以前。積功累善。由五十以後。受享亦多。恒久不已。且施及其子孫。叔父行無轍跡。言無瑕疵。任天之便。不習而無不利。其於古人。蓋亦偶合。默成耳。是爲玄德。以祈天永命。當軼諸君子而上之。不佞曰。子言誠辨。然有盡也。諸君子年千世百。而姓氏奕奕。竹素間壽。莫久。于是子之叔父。比德諸君子。他日有高其義。而書之壁。誦說鄉往之。則爾叔父之壽。雖與金石不朽。江河同流。可也。永叔曰。命之矣。叔父拜先王之寵光無斁。

博于微事。可奪五花之簪。

李本寧集

卷一

二十七



○○董節婦壽敘

行慕交權
然而自理

不佞之叔弟。蓋受室吳氏云。吳家邑西北。斗絕萬
山中。其人樵少文。而哀然者爲茂才。天授。茂才父
宗學。弱冠從外傳受書。能強記。生茂才八月卒。於
時母董孺人年二十有一耳。慟欲絕。已自念曰。吾
以死從死者。則誰與生。生者以吾死而死者。則
重死。死者吾其以心許死者。而以身撫生者。吾身
終死者之身也。日夜禳而抱哺茂才。淚集於乳。而
俱飲之。娣奴姑妯。見者人人爲流涕。而茂才稍長。
李本寧集 卷一 二十八

出笥中書授之。是而父手澤也。孺子必成誦。吾試
聽之。茂才長跽謝。謹受教。孺人乃始問家人產。首
不重珥衣。不曳地。辨色而起。諸臧獲以次受署。至
莫告成。家具繇此日羨。茂才得專精於學。而居恒
自傷生不識父何狀。母也。而更父。我所以將母。萬
方必得其歡。今年臘之九日。孺人年六十矣。內外
宗。介紹叔弟而徵。不佞辭爲壽。其所以徵詞。第以
孺人之爲母六十年。如此其享也。不知孺人之爲
發四十年。若彼其卹也。徃不佞視學秦中。日檄所

章野漣沒者多矣

司謹察婦女貞烈者以名聞。顧事不盡實而得闢於上。必其有強近之親。或名都大邑。衆所耳而目之者也。未有得之深山窮谷者。也。孺人居深山窮谷。非聞家華胄。素講於女史姆訓。忍萬死以殉一坏之土。而存六尺之孤。豈以聲音笑貌。僞爲要譽於鄉黨隣里哉。國家明章婦順。如孺人者。例得旌門加綽楔焉。而孺人名不出閭閻。向微茂才爲子。叔弟爲館甥。卽行年六十。猶之匹夫之爲諒也。雉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士巖居川觀。與木石麋鹿。

李本寧集

卷一

二十九

伍君子猶采其行事日之逸。民傳之高。士女有士行。其難倍蓰。男子獨奈何以微迹見遺。不佞爲書其槩。令采風。載筆者有取。徵焉。孺人之壽。在名不在年。自今伊始。不佞莫能窮其筭矣。

烈與節有辨。烈易守難。而與涉境艱危者更有辨。若此之節。可云節矣。

○○○漁父辭引

郝公琰工詩而貧操舴艋游江湖間十年與漁父狎爲漁父詞示余其于家則張融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其于魚則王弘之釣亦不得亦不賣其于興寄則張志和烟波釣徒陸龜蒙江湖散人詞之聲音調格相出入矣余家三溼水畔漁釣故其本業爲世餌所中三仕三已今老病免青籊綠簑返其初服將從江上丈人遊顧不如公琰習于水也請爲先導而余擊榜鼓枻和之

李本寧集

卷一

三十

踈野有致

○○張髯詩草題辭

澄江繆太質者。余識之郝仲興所。其人有顧虎頭之痴。米南宮之顛。不可一世。而獨與里中張髯韞之善。携以造余。曰：使君座中那得無此客。既見。接談與太質草木臭味也。已出一編詩。則沈千秋尹孔昭兩君皆為之序。亟稱張髯張髯云。余因語韞之子。詩亦如子髯。離離若綠坡竹者。其疎豁挺勁也。鬱鬱若春田苗者。其密緻敷榮也。本自骨中者。其獨造不襲人口吻也。如戟如虬如蝟毛磔者。其

新舊身語法

李本寧集

卷一

三十一

發揚軒舉也。用弱而調。因風披靡者。其冲澹超逸也。布置勝人者。其格律齊一也。黜若玄圭者。其色

澤朗潤也。惜哉。生不逢時。為宋于思。宋華元多髯人幾之曰于

思于思棄甲復來思為楚長鬣。為謝瞻殊毛。為劉瑜方正。為

叅軍喜怒。府公郝起為桓溫叅軍當時稱髯而第叅軍短王薄令公喜令公怒

以吟安一字之故。時燃斷數莖哉。雖然。三國時魏

有鄴下黃。曹操子章鬚黃稱黃鬚兒吳有會稽紫。蜀有漢壽絕

倫出群。其成敗異轍。而英雄自有所屬。髯復何可

樂人哉。美乎詩亦如美子髯足矣。不然髯如臨淄

不令戶解
得以混迹

屠商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也。且夫太質若傳說
李庶。假貌可相。易子豈惜此。而其文藻者。見名踞
子上。何也。攀龍將虎。爲富貴容。僅可駭俗。日耳兩
人俯而掩口。因題其語于詩草之端。
前則髡圖。後爲鬼薄。真博洽君子。

李本寧集

卷一

三十一



林和靖詩題辭

王弇州先生評詠梅詩。林和靖暗香疎影。非所賞。余友汪仲淹謂其隱節不如謝臯羽。而郭索鈞輒語更俗。此兩詩獨見稱于宋人。宋詩可知已。凌初成得和靖全詩示余。爲之續句。若夕寒山翠重。秋淨鴈行高。青山連石堞。春水入柴扉。寒烟宿壑落。清月上林塘。樹叢歸夕鳥。湖景浸寒城。靜鐘浮野水深。寺隔春城水。風清晚釣花。日重春眠破。林霜後月孤。寺水邊山野。烟舍樹色春。浪壘河稜林深。

李本寧集

卷一

三十四

喜見寺岸靜惜移舟。山空門自掩。晝永枕頻移。鶴閑臨水久。蜂嬾采花疎。春滿吳山樹。人登汴水船。春江片席遠。松月一房空。雲噴石花生。劔壁雨敲松子落。琴牀。鷗鵬嬾擊三千水。龍虎閑封六一泥。新題對雨分簫寺。舊夢經秋說杜陵。拂水遠天孤榜晚。夾村微雨一犁春。水連芳草江南地。驛隔寒梅隴上春。新溜迸涼侵靜語。晚雲浮酒上殘書。春色半歸湖岸柳。人家多上郭門船。波涵洲渚初收潦。露浥蒹葭未作霜。橋邊野水通漁路。籬外青山

見寺隣橋橫水木已秋色。寺傍雲峰更晚晴。烟舍
綠樹人家遠。雨濕春風燕子低。此皆五七言律。聯
句佳者。雖其景易窮。其才未超。而就一時意象得
之。故已不減唐調。其他體若起結佳句。未盡收也。
宋人于律詩。何以舍此取彼。後人又有不讀唐後
書之禁。未觀其全。遂致紛紜。試掩姓名。虛心玩之。
卽不足擬孟襄陽。其于郊寒島瘦。似不多讓。真宗
時嘗召魏野。賜和靖粟帛。野有辭召表。和靖未見
謝賜有表否。而絕筆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
李本寧集 卷一
三十五

無封禪書之句。或謂真宗溺信天書。恐遺譏林下
識者。故爲賜予。良異有一言之贊。兩人終不言及。
則和靖品誠未可輕議。別著省心錄。朱紫陽疑是
後人僞爲。以其生平吟咏著述。多不存草。非曰錄
之無當也。接輿老萊鹿門之徒。尚與妻子偕隱。而
和靖不娶無子。取法唐陽城。獨此一端。非中庸耳。
初成大爲孤山吐氣。鄉里後生表章。先進厚道。當
如此矣。

所見不及所聞。不妨爲魏公藏拙。所收不及所

遺亦須爲林公楊美。一經拈出。覺孤山處士
何難並駕襄陽。

李本寧集

卷一

三十六



陳繼並照葉閣

清大德成林公詩美一經拈出覺孤山處士

○○○張仲駿制義題辭

確論

國家以經義取士。理最正。法最善。而士之遇合。自
關命數。余嘗取唐人詩譬之。其得之者。則賤日。豈
殊衆貴。來方。悟稀也。其失之者。則承恩不在貌。教
妾若爲容也。嶺南張仲駿。孝廉所爲經義。炳然可
觀。而不第于南宮。僅除吳興別駕。別駕與太守二
千石爲僚。而委任權力不逮丞。與理匪直。衡文者
不知言。彼詮吏者。亦不知人矣。知言知人。自是一
道。得則俱得。失則俱失。又何怪焉。余復以唐人詩

李本寧集

卷一

三十一

正可問之
有心互

弁其經義之首。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蓋仲駿
復能詩云。

衙官李杜。奴隸錢劉。

○○○ 憨話題辭

援揚入僞

如此憨亦何妨

憨亦是愚

章晦叔書其所自得與古人遺言會心者為一編名曰憨話。余讀之爽然。此吾家柱下史指也。其言若朴若濁。若昏若遺。若昧若辱。若偷若淪。若缺若屈。若拙若訥。大似不肖。悶悶頑且鄙。不一而足。皆憨法也。豈惟老氏。虞舜野人。尼父無知。顏愚曾魯。非憨而何。惟其能憨。是以不憨。晦叔落落穆穆。不可得親。疎不可得貴。賤不可得利害。其人憨。故其話憨耳。高以下為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晦叔布

李本寧集

卷一

三十八

衣非憨而何。稱夫憨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一以已為牛。一以已為馬。呼牛呼馬。何所不應。晦叔而氣也。余且呼為章憨。必承響而應矣。奚論話哉。

為憨轉註。而憨且足重矣。

○ ○ ○ 憨話題辭 ○ ○ ○

戴瞻侯題辭

活剝遊客
面皮

溫給便可
不干人

長卿豈以
渴損才

孟少孤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今之所謂高士者。皆各山人。而山人多以詩自高。要以冀荐紳唇齒為糊口計。詩亦不各合作。此其風莫盛于江右。而吾楚頃多有之。惟監利戴瞻侯不然。瞻侯家自溫給。雅好遊。其遊不向人借資。雅稱詩。其詩不襲人餘唾。一洗山人習氣。庶幾高士之風。稽叔夜有言。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瞻侯遊廣陵。得二姬。羸于范少伯扁舟所載。士大夫以為奇。歌詠其事。或謂此伐性之斧。將不免長卿消渴。而瞻侯神明意用。曾不怠沮。賈其餘勇。稱詩日有逸趣。彼其之子。如涸鮒泣車。轍饑鳥噪野田。以觀瞻侯。則帝之懸解。與屬疎之拘也。豈非足不足之明驗歟。瞻侯為山人。詩人吐氣為楚人生色矣。

李本寧集

卷一

三十九

只一無求便。日在山人中。勝山人。多多許。不然

即一賡和有。不能舒其性。靈無嫌。酷掃。

翠娛閣評選李本寧先生小品卷二

京山李維禎本寧著

錢塘陸雲龍兩侯選

仁和陶良棟贊皇評

○○○ 鴈塔題名記

季秋之九日。余所舉士六十五人者。醵金為會于鴈塔。已乃礮石書其名。以志不朽。而請余記其事。維時藩臬諸大夫咸在。謂余與諸士有一日之雅也。復相與從吏其請。余不獲辭。用申告于諸士曰。士非無榮名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君子舍光醇德。

以名立論

李本寧集

卷二

一

為世作程。展采錯事。必有殊尤絕迹。紀于太常。考于鍾鼎。載于國史。里歌戶誦。榮問休暢。而莫之遏佚。此之謂令名。始為氓隸。無可指數。游于庠。稱博士弟子矣。舉于鄉。登賢能之書矣。仕于朝。通金閨之籍矣。其最尊臚者。途人田父。駭顧駭嘆。而謹事之。此之謂榮名。兩者其名同。其所以為名異也。古有躬布衣之行。聲施到今。而身都將相者。無述焉。彼其初穹階顯號。亦足以歆豔一時人之耳目。今至不得與匹夫之姓字同日而談。必有故矣。余不

以峰插天

名固不以
金有久

比紜曲至

責備深至

暇泛引。卽唐之盛時。士題名此地者。不勝枚舉。介
碑斷碣。百不存其一。二安所得名乎。卽曲江故稱
巨浸。業已塞爲平壤。耕者牧者。嬉遊其間。蓋陵谷
滄桑之變。大地且無定名。而何怪乎人之名。湮晦
不盡傳也。仲尼疾沒世而名不稱。說者遂謂三代
以降。惟恐無好名之士。乃其所以爲名在彼不在
此矣。故榮名者外至之物。而細人之所貴也。令名
者實德之符。而君子之所務也。語曰。名與身孰親。
達人傑士。至以其令名。譬諸蟻之附羶。欲去而逃。

李本寧集

卷二

二

之。則榮名又何足道乎。夫士行修而名不彰。有司
之過也。名譽著聞而實不副。士之耻也。余不佞。旣
以錄諸士。策名有日矣。諸士欲自爲名。尚擇于斯
二者。諸大夫皆曰。然。因以其言授匠氏。俾勒石之
上方。

就名字立言。委婉以引之。趨避詳到。中亦復嚴

毅。

○○善息處記

亦盛事

郢揚君爲陪京北城門候。以廉平稱。而其長黔李公。清節彌厲。君邸湫溢。旣損月俸繕新之。右有池。望鍾山倒影。如芙蓉在鏡中。擬構一椽。收其勝力。不給也。大司空丁公聞而善之。助之經費。爲方丈室。公餘于此栖遲偃仰。客過從者可容二席。所爲供山色水光外。無長物。人或具蔬茗濁醪。相勞而已。而榜其楣曰善息。昔者養由基射楊葉。百發百中。人皆曰善。有一人曰可教矣。由基怒曰。子必能

李本寧集

卷二

三

教我。曰非能教子。支左屈右也。夫百步中穿楊而不善息。少焉氣怠力竭。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息。此楚事。君爲楚人。而其官爲兵馬射。固兵馬所重命。名誠善。然其事止游藝。藝成而下。與德成而上。有間。余以爲論息之善。莫善于易。易之隨曰。澤中有雷。君子以鄉晦入宴息。物之震動者。無如雷。而深沉者。無如澤。卦下震上兌。而兌正秋。雷始收聲。象在澤中。此亦雷之隨時息也。天地之氣。不翕聚則不發散。而況于人乎。息之義有二。一曰止

善身者未
必刻畫至
此

示小息之
準

不息之旨

日入而息是也。一日生日夜之所息是也。消息盈虛本自常理。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尺蠖之屈以求伸。龍蛇之蟄以存神。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君子之息如是。豈夫晝不居內。夜不居外。抑之旁而眠。日至禺中而猶高卧之謂耶。安靜無為。神不勞而形不役耳。惟其有息。是以無息。其息也為天心之復。而空洞一無所有。其無息也若天行之健。而森羅無物不有。自非然者。機心機事。並作。司是非若省括。守勝負若詛盟。殺機若秋冬。厭

李本寧集

卷二

四

若緘溺若不可使。復與物相刃相靡。行盡如馳而莫之止。不亦悲哉。君職居輦轂下。聚五方民。奇袤姦宄。麇集蝟奮。而諸司得以權力臨制者。且數十訟獄。迫捕之繁。奔走逢留之苦。緩急低昂。情形賤息。萬端儔侶。多蟻附羶。鴟嚇腐。最易使人喪其所守。茶然疲役。而莫知所歸。即息焉游焉。見謂暇。其迹也。非衷也。其暫也。非恒也。誠于鄉晦。宴息時無若晝。為僕虜。夜為人君。斯善矣。易教潔淨精微。終身由之不盡。寧獨仕官如君輩。所當觀象玩辭。

觀變玩占也。君曰善哉言乎。勤之壁以詔來者。
息更有心息。形息。形息而心不息。爲害滋大。個
中已該息之義。

李本寧集

卷一

五



善堂

○西市愚人小傳

相稅猛干
虎

西市愚人者。余宗人長春所自署也。家于市之西。人因號之西愚。愚人里有田連阡陌。而爲租挈所苦。胥吏責進。雞犬騷繹。遂不敢名一畝田。而課其婦與女奴織。所以養父母供祭祀賓客。周鄉黨鄰里。靡不取給焉。大宗祠有酎金。宗子歲簡宗人息之。愚人當受事。則舉而實之。缶藏之。地下至期。出其家所竒羨。爲子錢入之。宗子不失黍稷。不爽須臾。宗人竊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嘗賈楚。同舟者

李本寧集

卷二

六

病卒。愚人爲布被歛之。爲撻載之。歸其橐中一櫛。一簪。必籍記之。華冠敝履。無所遺失。舟人竊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其賈不二價。不逐時貴賤。賴天幸不乏。賈人竊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事親下氣柔聲。卽謙訶亦承以歡色。兄弟白首無間言。女弟適羅球。無尙球行賈。久而不歸。愚人衣食之終其身。卒爲節婦。載羅文恭公傳中。愚人老。授政二子。伯爲儒。仲爲賈。儒以德表正其鄉。賈以財振人之不贍。事多容。愚人愚人無可無。否仰視而已。里人

到今以爲口寔焉。舊史氏曰古有兩愚公。其一見
列子。其一見劉中壘說苑。以爲寓言耳。今以吾宗
人徵之。宇宙大矣。何所不有。邠原不云乎。人各有
志。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則君以僕爲西家之愚
耶。夫愚人者。東家丘所謂其愚不可及者也。
好個太古之民。人盡如是。世大治矣。

描寫處。筆舌皆工。

李本寧集

卷二

七

丘節孝家傳

丘節孝者臨川石池季氏女也十六而適丘贈公御秀一歲舉子毛伯贈公故以儒生行賈什九在外其趨利如布帛之有幅焉無多餘之贏邑邑不自得歸而病六日卒語節孝兒幸長令業儒母若我空自苦節孝泣受命哭踊慟絕嘔血斗許不內勺飲者五日舅姑慰勞之責以大義若必死從夫所以自爲善矣置吾八十兩老人與六歲孤何地獨不念其夫訣時屬意者耶節孝寤而起日食粥

李本寧集

卷二

八

故是女俠

一甌首如飛蓬卧靈牀頭三年不脫衰五年不知肉味曰吾不能效男子廬墓姑以此告哀耳營葬贈公橐垂若洗諸索責者沓至家人憤言發救死不贍操我無已感乎節孝不可良人生平不侵然諾吾實負責使良人負不韙名所不忍也盡以其遺產償之會歲戊巳大饑日勤機杼纂組市梁粟春揉精鑿以食姑舅而身不厭糠覈姑死送終之事典衣以克易而當禮舅病經年百方醫療數焚香祝天曰羸者發也兒齒長矣請早就死以代舅

忽閩仆小選甫蘇。若有拯之者。舅病尋差。舅不滿百者。纔五年。每語人。獨子早死。天幸以吾兒婦爲吾子。必有以爲吾兩人報吾婦者。意在吾孫乎。而節孝鞠毛伯拊畜長育。顧復出入。腹之備極。辛楚。毛伯少卽穎秀。善屬文。爲擇賢師友。雖百里而遠。執贄贈問。必腆聞。有嘉客滌器刑牲。享以好饌。竟日夕而甌不罄。壘不耻。君子比德于陶士行之母。云毛伯偕計吏。重違節孝。節孝不善也。老婦有婦可無尸。養有孫可供笑色。無所事兒。兒寧須乳耶。

李本寧集

卷二

九

陶母反辭
猶是後着

吾自少至老。足不出閩。今送兒外。以明有事四方之義。從是徼一命。委身公家。無以老婦爲念。毛伯長跽而請。大人復何言。曰。吾無遺行。以辱子。子亦無遺行。以自辱而已矣。其年病聞。毛伯舉進士。呼其婦與孫前。老婦下報舅姑若良人。庶幾無憾。遂卒。毛伯以母節孝。聞于朝。其鄉數百千人。上書當路。白狀。方伯議旌門。報可。毛伯名兆麟。今爲行人。服膺母訓。有終身之慕焉。舊史氏曰。詩錄共姜。春秋紀叔姬。然皆無子。劉向列女傳。有殉夫者。有訓

子者。又不必于尊章備養生送死之禮。以余觀丘節孝。蓋古人所無。何論叔季哉。

敘致節孝言簡而思深。節孝疑猶在也。

李本寧集

卷二



○○○ 緯文經武箴 有序

杜日章元戎構緯文館。經武堂蓋余所命名也。既成屬余題詠。時正讀易取其語義似者綴以貽之。文武道大易學精微談何容易。然百慮一致。雖不中不遠矣。

乾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坤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屯君子以經綸。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同人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大有剛健而文明。賁文明以止。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革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繫辭曰。富有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夫如是。然後名爲緯文。

右緯文

蒙上九利用禦寇。上下順也。師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說之。初六師出以律。九二在師中。吉。六五長子帥師。同人九五。大師克相遇。大

有君子以遏惡揚善。謙六五。利用侵伐。無不利。上六。利用行師。征邑國。損。君子以懲忿窒欲。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國。繫辭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如是。然後名爲經武。

右經武

原來數年硬用經語。却是先生作俑。雖然五經。豈是鳩毒窺其源而善用之。則經卽我也。寧是今之書郵不辯而妄投之。

李本寧集入

卷二

十二

○○○ 妙啓齋銘

治天事人。道莫如嗇。少私寡欲。是以聖人被褐懷
玉。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是以早服。致虛極。守靜
篤。質真若渝。太白若辱。猶今若畏。四鄰。曠兮其若
谷。澹兮其若海。敦兮其若朴。萬物並作。吾以觀其
復。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謂深根固
抵。長生久視之道。故知足之足常足。右集老

○○○ 又

無勞汝形。無搖汝精。無使汝思慮營營。無以故滅

李本寧集

卷二

十三

命。無以得殉名。緣督以爲經。得其環中以隨成。修
胸中之誠。以慮天地之情。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
明。彷徨乎憑閔。天地爲合一喙鳴。肌膚若冰雪。綽
約若處子。官知止而神欲行。風與日相與守。何而
何以爲未始其櫻。可以保身。可以盡年。乃可以長
生。右集莊

王良之御。驅駕唯命。歐治之治。金鐵悉鎔。

○○○ 硯銘

○ 圓之。其象乾也。靜之。其體坤也。注之。其藏坎也。用

二經拈弄
孔莊爲老

確不可易

之其文離也此之謂易之道也

其要言不煩義無不括勅挺而秀清其氣果壯而

和平其度廓弘而深沉其貌整栗而雅馴燕不傷

物善不近名丈夫而處女操大人而赤子心謀王

斷國修已安民文為威鳳仁為祥麟直為神羊化

為搏鵬鴻羽可儀龍德可行立于朝社稷臣祭于

廟五福所不履者富所有余者多賢子孫

以副汗青

李本寧

卷二

十四



行會求憑闕天地精合一喙鳴雁膚若冰雪純

約若處子官知止而神欲行風與日相與守何而

何以為未始其櫻可以保身可以盡年乃可以長

生 右集莊

王良之御驅駕唯命政治之治金鐵悉銘

。要言不煩義無不括

之其文離也此之謂易之道也注之其藏坎也用

○○○ 陳司空象贊

人得如是
至矣

其神雋朗而澄凝。其骨勃挺而秀清。其氣果壯而
和平。其度廓弘而深沉。其貌整栗而雅馴。廉不傷
物。善不近名。丈夫而處女操。大人而赤子心。謀王
斷國。修已安民。文為威鳳。仁為祥麟。直為神羊。化
為搏鷗。鴻羽可儀。龍德可行。立于朝。社稷臣。祭于
社鄉。先生五福。所不足者。富所有。余者多。賢子孫
國無老成。象則典刑。舊史作贊。以副汗青。

微言冷語揚詡至矣。

李本寧集

卷二

十五

○○○ 胡汝濟象贊

應是水心
山骨

其標格挺勁。峩眉之卑九州也。其蘊蓄深長。二江
之帶雙流也。其意氣軒舉。三峽灑瀨之奇也。其韻
宇溫文。濯錦浣花之秀也。其精神沉定。青羊玉局
之仙也。遠而望之。不知誰氏之子。迫而觀之。安居
胡汝濟甫也。

體格亦韻。

○○○張孟孺象贊

貌不勝衣。志則雄飛。口恒啼饑。醉鄉是依。無韎韝。無金緹。無揚徽。無策肥。竹下有扉。蘆中有碕。入山有薇。牧犢有妃。情內者孔微。音大者聲稀。去不歛。歛來不伺。晞崇不畿。福不祈。可隨可違。任譽任非。貴知我希。將百氏兮芳菲。操一家兮杼機。雲漢兮手揮。朝陽兮髮晞。文采兮翟翬。朗潤兮珠璣。飄揚兮龍旂。激昂兮虎威。長而頤。成其臍。舍張孟孺。誰與歸。

李本寧集

卷二

十六

可諷可歌

○○○丁南羽象贊

嶷然如山。曠然如谷。泫然如孩。溫然如玉。萬象生身。千秋貯腹。詩賦圖書。金石縑竹。咄爾乾坤。大布衣人所應。有事皆足。

應是一博學人

二語恐未易當

跋若流雲

○○○劉明府象贊

其鬚眉疎秀。如其襟度爽豁也。其眸子瞭然。如其明哲旁燭也。其權準隆起。如其風格高岸也。其質幹清臞。如其操修介約也。其容色愉惋。如其衷悃慈惠也。其膚理密微。如其意思祥序也。洞酌之雅。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蓼蕭之雅。曰。樂只君子。保艾而後。宜其仕興。誦沒有象賢也。

與胡汝濟恪同。胡贊擬以山川。此則就象而擬之。緣外以達其中。

李本寧集

卷二

十七

○○○吳長公象贊

吾與君無素不識。何如人而君之友爲言。君敦詩悅禮。容貌恂恂。聚百順以奉二親。施及九族四鄰。儉而中節。富而能仁。病且革。授二侄各千金。受業成均。其子似穀。號爲雅馴。信如是。吾且擬君子先民君子之倫。

惜墨如金不輕貸。

○○○修天竺寺疏

杭州天竺寺。地接卧龍。嶺標靈鷲。晉慧理肇開勝蹟。隋真觀崇構精藍。三天竺山勢飛來。攬灑江湖秀色。九里松風聲吹向。宣揚滄海濤音。殿高百尺。琉璃詹楹。栖日臺。幾幾重。碧玉香火。蒸雲歲歲。年年風風雨雨。鼠將竄瓦。鴿已巢旛。繡柱雕梁。蒙綠蘚。溜塵之浣。鉢衣寶座。腿金精珠。澤之光。王孫士女。失具瞻。長者宰官。難坐視。何必捨王珣之宅。但須斷白傳之暈。願他心卽是我心。破慳入道。看佛李本寧集

卷二

十八

妙語宣俗

面亦看僧面。隨意結緣散。有限財。爲無量福。修今世果。作後生因。繚繞紺園。東寺竹連西寺竹。嗟哉琳宇。上方鍾和下方鍾。皈依丈六身。憫守財虜。入阿鼻獄。超脫大千界。同散花女。升兜率天。

唯富人善慳。女人樂施。一網收入。

○○○題杭景圖

杭郡湖山自勝。南宋遷都。所建置等于中原。甲于江左。大明爲天下首藩。聲明文物。日益繁茂。若武林舊事。西湖遊覽志。見者色飛。冀幸寓目。孟民部權閔之暇。吟眺殆遍。念其尊人八十有四。不能輦以來。而繪圖歸奏之。比于宗炳畫壁。以奉尊人卧遊。亦養志之一端也。夫杭人仰機利而食。力田者鮮。雖塵市百貨之湊。然人以負載出。以舟楫無積藏。竒羨嘉靖來中。倭患頃者三奄。以織造採礦權。

李本寧集

卷二

十九

稅至而姦人爲之爪牙。掎克萬端。率以高貨市田宅。至于日用飲食。無不翔貴。物力愈詘。巧僞愈滋。軍民兩變之後。蚩蚩易與爲亂。航海市夷。漏言國情。島寇烽警時至。民部披圖。蓋有無已大恤。朕思其憂之指焉。非直爲觀美也。

昔胡贊皇有聯句于湖心亭云。四壁笙歌尚有

窮民悲夜月。六橋花柳全無隙地種桑麻。人

謂向熱鬧場中作冷語。噫。能作是冷語。杭可

以不疲于此文。亦云。

○○○ 題劉翁壽詩

劉翁鐘鼎家聲。箕裘世學。心燈夜炳。爛花萼于韓

檠。意蕊晨飄。錯綉紋于江筆。江淹夢筆生花數竒猿臂。懷

鬱雉噫。厥有室衡于焉。邁軸。謝幼輿之丘壑。寫照

傳神。仲長統之園林。賦詩樂志。討論芝桂。尋訪薜

蘿。溪宛轉以通橋。鸚鵡波常泛綠。樓歲蕤而閉鎖。

鷓鴣袖可窺班。尊萊秋風。盤羞鱸美。桃花春水。網

舉鰕肥。權泥互物。咸登茂葦。嘉蔬自挺。逍遙汗漫

機欲忘。鳴上下沿。廻船如騎馬。或鳴榔而賡歎。乃

李本寧集入 卷二

抑擊壤而效康衢。付萬象于沉冥。命入禽以遊戲。

况復門標鳳穴。巷號烏衣。含經味道者。比肩鼓篋。

采芹者。踵武婆娑。蔗境容與。蘭階柱靈壽。杖名以等

身。醉屠蘇之妾尾。妾尾春酒名歲穰畏壘。夢入華胥。日

須在房。斗杓建戌。是月也。翁花甲周而載始。若光

煥其如新。辟邪囊桓景之萸。餐英把陶潛之菊。九

畹蕙蘭競秀。四方弧矢重懸。鴈序來賓。蟹螯供客。

坐盈北海。頌擬南山。泛大白以介齡。藉流黃而侑

食。時則有朱君兄弟。交深管鮑。婚睦潘楊。旅進承

爛然古錦

筐。惟循故事。升歌加爵。無取陳言。屬野史以修辭。
類卮人之代祀。庶幾燕喜。通大道于三杯。自分蛙
鳴。謝長城之五字。

艷而有骨。絕勝庾鮑。

李本寧集

卷二

二十一



○○朱修能詩跋

龔壯作詩託言應璩以諷李壽壽曰省詩知來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語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余謂此雖拒諫語實可以論詩今爲詩者倣古人調格摘古人字句殘膏餘沫誠可取厭然而詩之所以爲詩情景事理自古迄今故無二道惟才識之士擬議以成變化臭腐可爲神奇安能離去古人別造一擅字耶離去古人而自爲之譬之易四肢五官以爲人則妖孽而已矣蓋近日

李本寧集

卷二

二十二

彼此相成

有自號作祖以倡天下者私心非之不敢訟言比得鄒彥吉先生序朱脩能詩雅與愚意合修能選體法漢魏律體法唐大曆以前古人成法得修能而益見其精修能韻致得古人而善用其言死鬼之常辭爲賢哲之語言彼恣心信腕偷取一時之名庸夫俗子豈不甚快而卒爲大雅罪人下喬木入幽谷亦不善變者矣因識數語篇末鄒先生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竊附同聲相應之誼焉

觀風會爲挽回不必反古亦何必襲古若打不

出死鬼窠白。只是鬼才。善用其言四字。妙妙。
故是今古詩訣。

李本寧集

卷二

五三



古今詩話

古今詩話

書蕭元戎女樂圖

晉史蘇曰。夫有男戎。亦有女戎。克男戎易。克女戎難。古英雄豪傑。殺人如麻。千里不留行。而為帷廬之愛所牽。沉溺困頓。不自振拔。雖以師尚父鷹揚。必蒙袂而後戮。姐已誠難之也。蕭元戎季馨討逆賊。禦驕虜。蕭如薰鎮陝西平虜城。敗虜上石克滅。承恩。威靈震疊乎王庭。意其為人。猛鷲不可近。今此圖。蓋少年時。嘗為江南遊。吳娃越女。蘭心蕙質。翠翰眉蟬。翼鬢束素腰。橫波目。嫣然一笑。使陽城下蔡。為之迷惑。而季

李本寧集

卷二

二十四

英雄造志
何所不可
朝閣出妓
還非烈士

馨能勝之。所謂伐性之斧。曾不傷其毫末。豈有得于素女儀態。軒皇所奉天老之教。彭祖養性。冲和于玉房秘訣。耶。抑鳩摩羅什吞針。大安和尚變聖。菩薩作狐僧。鬼心若死。灰革囊試之不動。耶。孫武習戰。斬吳王寵姬為隊長者二人。士卒可赴水火。西破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平原君斬笑。甃者美人頭。遂得敢死士三千人。赴秦軍。秦軍卻三千里。唯克女戎。則男戎可迎刃而解。季馨殆類是夫。夫以季馨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固非即日飲醇酒。近

婦人耗壯心保餘年未爲不知季馨亦未爲知季馨也。

集事之富如粉白黛綠嫣然盈前。

李本寧集

卷二

二十五



○○半石齋詩跋

方子謙携其友生邵少文所爲詩。視不佞旣卒業。還問子謙。是詩也。而隸之半石齋者何。子謙曰。少文才而數奇。又浮沉諸生中。得半石而奇之。立之齋前。行飯命酒。披帙鼓琴。朝夕斟酌。曾不相離。意興所會。就石上研墨。點筆沛然。若或助之。已擊石拊石而歌。若爲荅响。嘗與余言。夫不有煉而補天。采而鑄器。韞玉而輝。支机而織。詩當如其藻色。有聲變于鐘鼓。鳴于銅魚。磬浮于泗濱。詩當如其

李本寧集

卷二

二十六

不尔便頑
如石

音調有煮如糧。液如華。髓如飴。赤如脂。炊如鼎。煎如鹽。舍之千日不食。詩當如其趣味。有五車載而不上。數十人合舉而不動。詩當如其沉重。有冶劍而切玉。樹陣壘而江漲不移。詩當如其勁利。有坐而平。罷立而達窮。詩當如其情實。有履而登車。礎而成砥。詩當如其平正。有鞭而流血。歛而受書。破而得印。刻而鯨吼。化而飛燕。詩當如其變化。奇異。吾財得石之半。吾寄適于石。而爲詩。亦財得詩之半。少文言云爾。使君以爲奚若。不佞憮然曰。邵生

何薄言半也。謝靈運謂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桓溫謂顧覬之。體中癡黠各半。少文之癡半石也。取桓之半贈之。其以半石而得詩也。取謝之半贈之。亦足雄視一方矣。

書悟于劍器。道悟于黃花。石何不可爲詩况其微石也博。其言半也趣。

李本寧集

卷二

二十七

○○○ 儒士黃次公墓誌銘

有介叔弟爲黃處士乞志墓者。問其名治。其字君平也。其以例爲儒士。則太宗伯屬也。其卒萬曆甲寅六月某日。于淮揚客舍。其生嘉靖丁巳十有二月某日。其年五十有八也。其上世。晉元集以新安守家石嶺。再遷五城。三遷商山者。桂也。其五世祖士齊。其高王父德金。其曾王父永傑。其王父崖奎。其父城。世有隱德也。其配語溪程某女。繼瑤溪戴某女也。其子三人。國禎。國賓。程出也。國禮。戴出也。

李本寧集

卷二

二十八

其婦禎。同里吳某女。賓。汪于汪某女。繼臨溪吳某女。禮。馮塘吳可畏女也。其女二人。瑤溪戴子琪。瑕富程其婿也。其孫三人。廷元。廷贊。禎出也。廷璋。賓出也。其孫女四人。已字者二。爲儀川程子賢。子某。爲蟾溪程延溪。子某。皆禎出也。其事母且莫省視。先事而逢之。有所欲得。有所欲予。承響而趨之。如不及也。其葬王父。獨以已資。不煩諸昆季也。有顏其始祖詞曰。順德者。久而圯剝。爲新之。不斲費也。其姊適許氏而寡。矢不更醮。不幸無後。以貧死。爲

之棺歛而耐其夫之墓。以成節也。其于弟有無通共終身無纖微之間。弟洛從遊至濟而病。禱于神。謀于醫。晝忘食。夕忘眠。弟卒無恙。若神爲之佑。以旌友也。其性汎愛。人人有善喜而誦述之。若已有之。有不善疾首感額以告。是義之所不敢出也。其好施無論富有。卽窶時赴義如渴。橐恒垂也。其幼爲儒不竟。而課其弟。與子。與弟之子。子賓。爲郡諸生矣。他絃誦纓綏相繼而興者。未艾也。其治兄疾百方。願以身代。沒而狀之。哽咽不勝情者。洛也。其

李本寧集

卷二

二十九

持弟狀而涕泣以請。曰。我舅氏撫吾曹。猶子者。沒世不敢忘。外生曹元泰也。是可銘矣。銘曰。生者而思。死者無已。知爾非虛生矣。死者而以生者不朽。知爾非徒死矣。魂莫不之。魄返其鄉。考石書銘竈中央。佑爾子孫世永昌。

脫胎醉翁亭而輸其自然。然亦可見文無定式。唯文人之善用。

○ ○ ○ 祭信陵君

信陵故是
佳公子

萬曆十有九年春二月郢人李某物土方慮材用
爲信陵君祠其年九月十有五日告成則又以意
爲信陵君像配以侯嬴朱亥饗以剛鬣柔毛而代
爲祝史之祀命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
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
大畜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君爲魏將內輯和
其民人而外聯屬五大國必有法矣爲魏蓄患者
莫如秦力抗之使無東死而後已可謂勤勞矣雖

李本寧集

卷二

三十

以此律天
潢有不汗
顏者乎

然此已事也非大夫所以爲魏人祀君意也大夫
聞之生而精爽不二者其死必爲明神君之神不
與其人俱銷亡所禱於君有三事今大梁之都爲
王爲郡王爲將軍中尉以及諸無祿者數萬其於
國稱肺腑親猶君之于魏也食租衣稅歲費二十
萬不能爲國建標末之功民力大誦而甚者漁食
閭里藏亡納姦舞三尺法其在大譴大訶之域頸
豎梓抑而就刑者無歲無之國家稍開四民之業
寬越疆之禁廓仕進之路矣君何以牖其衷有如

君緩急可使者出其間為國効一臂之力乎君嘗
 為魏王言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榮澤水灌大梁大
 梁必亡君没而秦果引河溝灌梁三月城壞王請
 降遂滅魏設君在秦即灌梁必有以禦之自頃河
 溢臯陸魏人苦隄繇不息踣跂畢行殆無虛日彼
 河伯陽侯馮夷之屬信有之乎有之神固相從遊
 也能殺其勢無魚吾民抑能使金隄千里永無崩
 潰民有息肩期乎夫魏東則豐沛東南則斬黃豪
 桀渠魁所自起也南則荆襄古戰爭地也西則嵩
 李本寧集人 卷二 三十一

盧之間礦盜聚焉北則河朔山東燕趙多大俠易
 與為亂而魏居其中于今為腹心重地大陸坦坦
 無險阻之固脫有一夫揭竿而呼百城自廢憂國
 之臣議宿重兵大梁以示幹彊弱枝備不虞徵調
 而兵殊縮朒不可用坐耗食耳君往所指麾而敵
 強秦者其兵非魏人也耶何古今不相及也諸侯
 之客進兵法君昔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其
 書安在將待其人為圯上之傳與神有是類是馮
 者君其馮依之以作我士氣與大夫由百世之下

等百世之前。微顯闡幽。以君爲忠與才也。而特祠君。此可爲知者道難。以家戶曉也。大夫日夕爲魏策三事。莫知所措。微福假靈於君。陰相之。而明有徵。則是祠也。勿替引之矣。醉酒與君約。豈大夫魏人是爲。惟君血食。是計君其與。羸亥實重圖之。君以魏同氣。爲魏重策。魏患練魏士以衛魏。而今明獨非天潢。河獨不可治乎。士獨不可練手。祀昔之功。魏者。激今之治。魏者也。

李本寧集入 卷二

其爲年。昔文。其。今。之。治。魏。者。也。
今。世。獨。非。天。潢。河。獨。不。可。治。乎。士。獨。不。可。練
手。祀。昔。之。功。魏。者。激。今。之。治。魏。者。也。
君。以。魏。同。氣。爲。魏。重。策。魏。患。練。魏。士。以。衛。魏。而
今。明。獨。非。天。潢。河。獨。不。可。治。乎。士。獨。不。可。練
手。祀。昔。之。功。魏。者。激。今。之。治。魏。者。也。

○○祭尹孝廉

士束髮受經。思以身爲國家效奔走無繇也。既舉于鄉。用有地矣。不幸而不能奉臨軒清問。又不幸而溘然若朝露以死。沒沒無所聞于世。豈不悲哉。君往與余等九十人者。歌鹿鳴而來也。其意氣皆翻翻自謂青雲可立致。曾未幾何。而或仕或不仕。或死。雖愉悲感之態紛然。不可勝數。孰謂君復齋志以沒也。夫仕者嚮用于今。未仕者待用于後。剖圭襲紫。連車結駟。執社稷之役。刊金石之勲。而君

變楚

李本寧集

卷二

三十三

獨以禪榜爲居。以無常爲隣。以何有爲鄉。荆棘猿猱。蔓延號嘯于墓宮。牲石之前。凡我同儕。見者聞者。有不喟然長吁。泫然流涕矣。乎雖然。天地者群生之總寄。而終始者萬物之大歸也。卽九十人之衆。未十年而化爲異物者。已十之一。過此以往。余又安能知也。彼所爲剖圭襲紫。連車結駟。固亦蟬游之羽。木槿之華而已。是故陽文之于敦洽。倚頓之于黔婁。百歲之後。同滅共盡。區區升沉顯晦之迹。寧足較哉。莊生不云乎。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

九泉可以
目冥

天君如聞斯言也。九原之下。其可怡然自適矣。
繁華轉眼。何限悲涼。

李本寧集

卷二

三十四



祭費太公

今所謂封君者。其人非闔巷田野。亦必由他途起家。不敵其子之貴者也。今所謂鄉舉者。卽不能盡成進士。朝謁選人。而夕拜官。卽不能大貴。內則卿寺郎曹侍御史。外則岳牧。以下饒爲之。固未有棄之終身不仕者也。其父鄉舉。其子成進士。父必仕。仕不如子官。始就封。意若不欲。因子以貴。父子之間。有競心矣。子旣仕。得以貴貴其父。父必欲貴。自己出不卽就子封。若薄封。君不爲是。臣懟主也。兩

李本寧集

卷二

三五

者何當焉。而舉世蹈之不知其非。乃今獨見公公之舉于鄉也。先後凡七上春官。子國聘。以進士讀中秘書。爲給事中。會覃慶公。遂就封。而國聘又以忤當路。出僉觀察事。無何復抵謫籍矣。國聘後日顯庸誠未艾。今秩不過下大夫。公力能自致。而急于受子封。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子之能忠。何必父仕。此所奚所以舉午也。禮于君。賜有受。無卻辭。卑取尊。庸有饜乎。國聘以給事之年。受命于家。無敢或後。得寵若驚。則正考父偃僂之指也。君臣父子。

得此數語
高正

人莫大焉。微公誰與明此者。公爲德于鄉。月旦譔
甚善。國聘儒雅風流。後進所宗。里中人又多君子。
必有能爲公不朽地者。不佞獨舉君臣父子之義。
可以備傳誅銘表之采矣。

掀翻人情。創以偉論。遂令太公獨高千古。

李本寧集

卷二

三十六



○祭郭憲副母恭人。嗚呼恭人年十九而有家。二十一而稱未亡人。又三年而以憲使君為子。七十有五歲而後沒。不死于五十年之前。恭人非愛死。念死者無以死也。死于五十年之後。恭人非倖生。知生者有以生也。惟恭人得為憲使君母。乃能為郭氏婦。惟恭人不媿為郭氏婦。乃能為憲使君母。嗚呼。是五十年間。險阻艱難。何所不嘗。困心衡慮。何所不至。彼一旦喪失。所天計畫。無俚不勝痛悔。怨恨則舉身而委之。

李本寧集

卷二

三十七

溝壑是寧。可同日語哉。立孤與死。丈夫且有難易之辨。矧于婦人。嗚呼。若恭人者可謂難矣。不難死。其夫難。使其夫有子。不難有子。難使其子賢。沒者不朽。斷者復續。此其難在人者也。嗚呼。子賢矣。未必顯。子顯矣。未必賢。賢且顯矣。未必得身。食其報。此其難在天者也。憲使君賢且顯。嘗以恭人之節聞于朝。為樹綽楔。而表宅里。更以憲使君屢課。最又屢奉

天子之璽書。褒封恭人。嗚呼。恭人所不亡于地下。

者嗚呼恭人。以人之所難備其身。天亦以其所難而自效。夫人之所難。必自恭人始矣。某等與憲使君同宦于秦。悲君之失恭人。而幸恭人實藉手憲使君。以嬉遊于九泉也。

必有所主。方不落悲挽之套。如是是作文者。不爾一謄手耳。

李本寧集

卷二

三十八

祭陳叅政母

集楚詞

有美一人兮。蘭茝幽而獨芳。芳與澤其雜揉兮。又重之以修能。內惟省以端操兮。懷琬琰之英華。竭忠誠以事君子兮。情與貌其不變。曰兩美其必合兮。夫人兮。自有美子。文質疏內兮。貌揭揭以巍巍。舉賢才而授能兮。既遵道而得路。陟陞皇之赫戲兮。君之門以九重。所作忠而言之兮。求正氣之所由。欲少留此靈瑣兮。翔沓冥兮。以東行。回朕車俾西引兮。帶長劔兮。挾秦弓。忽返顧以流涕兮。哀故

李本寧集

卷二

三九

別人如我

都之日。遠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因歸鳥而致辭兮。蓀佯馨而不聞。願承間而自察兮。忽謂之過言。曰勉遠遊而無狐疑兮。徐弭節而高厲。專惟君而無它兮。出不久兮。往不返。鳥獸猶知懷德兮。嘗被君之渥洽。豈余身之憚殃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吾令帝閭開關兮。伏匿穴處。爰何云及。年歲之未晏兮。尚欲布名乎天下。行不群以顛越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余既不難夫離別兮。爾何懷乎故

宇閨中既遠遠兮。豈惟是其有女。眇遠志之所及兮。世孰云而知之。明以告君子兮。好夫人之慷慨。鳳皇既受詒兮。肇錫余以嘉名。佩繽紛其繁飾兮。五色雜而炫耀。老冉冉其將至兮。余不忍爲此態也。制芟荷以爲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食不踰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漢虛靜以恬愉兮。年既老而不衰。言與行其可迹兮。芳菲菲兮襲予。皇天之不純命兮。限之以大故。載管魄而登霞兮。奚久留此。故居聞至貴而遂俎兮。名聲著而日延。孽子之號咷兮。哀枯楊之冤雛。望長楸而太息兮。形銷鑠而瘀傷。白日晼晼其將入兮。薄寒之中人。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音者相和兮。因縞素而哭之。重曰。登白蘋兮。騁望。辛夷摺兮。葑房。奠桂酒兮。椒漿。乘龍兮。麟麟。孔蓋兮。翠旌。靈之來兮。如雲。展詩兮。會舞。聊逍遙兮。容與。長無絕兮。終古。

廣南翠裘秀艷無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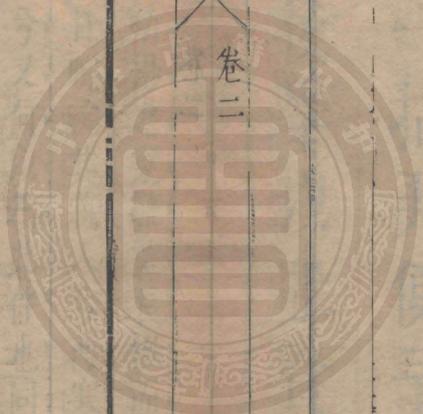
倣古之難。難在。以我式古也。集古更難。以我用

古也。自非能手。安免尺錦寸麻。先生固長于
此技矣。

李本寧集

卷二

四十一



古也。自非能手。安免尺錦寸麻。先生固長于
此技矣。

鍾伯敬先生小品序
間嘗讀先生所評史記史
懷詩歸諸書就人不經意
處偶一拈弄便予古人以
心予後學以眼賢奸之面

鍾序一

目倏易草野之謠頌皆靈
作者所爲千鍾百鍊剔腎
剗心句推字敲求解人于
當時而不得者皆有以鑒
其苦僧繇之龍一點睛乃

得飛動耳至其爲文類曰
寧選而後作無作而後選
則其鍾鍊剝剔推敲皆備
良工之苦心者故其苦于
鍛局若九嶷三湘之澗澗

鍾序二

曲折妙有天造地設之奇
苦于運筆若湘水巫雲之
飄忽飛流極有輕揚靈活
之致苦于脩詞若烏林夢
澤之烟縈風織曲具菁葱

紋縠之觀寧簡無繁寧新
無襲寧厚無佻寧靈無痴
工苦之後還于自然故出
爲品題則真品題出爲經
濟則真經濟巧與法并無

鍾序三

如先生蓋巧于評人寧拙
于自課哉嘗合全集與逸
稿精選之是皆選作之餘
所汰無幾第首出其小品
附衆名家之中鳳毛麟角

殊堪刮目也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題

于翠娛閣中

鍾序四



于翠娛閣中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題

殊堪刮目也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賦

○○○燈花賦

○○○秦淮燈船賦

○○○鵲巢賦

序

○○○二十一史撮奇序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鍾伯敬集

目一

○○○詩歸序

○○○章晦叔詩叙

○○○簡遠堂近詩敘

○○○問山亭詩序

○○○善權和尚詩序

○○○劉生制義序

○○○隱秀軒時義自序

○○○喜鄒彥吉先生至白門惺以八月十五同

諸詞人集會園詩序

○○○題茂之所書劉春虛詩冊序

○○○仲第婦王氏五十序

引

○○○放言小引

碑

○○○重修華嚴閣碑

記

○○○浣花溪記

○○○修覺山記

鍾伯樞集

目二

傳

○○○白雲先生傳

○○○張母小傳

○○○鍾伯樞集目錄

○○○鍾伯樞集目錄

○○○鍾伯樞集目錄

○○○鍾伯樞集目錄

○○○鍾伯樞集目錄

○○○鍾伯樞集目錄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論

○○○城濮之戰

○○○董安于學

○○○燕太子丹

○○○漢高帝

○○○留侯

○○○卜式

鍾伯敬集

目三

書

○○○與林少嚴座主

○○○與高孩之觀察

尺牘

○○○與張太學

○○○與譚素臣兄弟

○○○與譚友夏

○○○又

○○○又

○ ○ ○ 與徐惟得憲長

○ ○ ○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 ○ ○ 與陳睂公

○ ○ ○ 與弟恮

○ ○ ○ 與郭篤卿

銘

○ ○ ○ 斷香銘

○ ○ ○ 扇篋銘

贊

鍾伯敬集

目四

○ ○ ○ 王永啓像贊

○ ○ ○ 沈全吾大叅像贊

○ ○ ○ 鄒公履像贊

○ ○ ○ 自題小像

○ ○ ○ 又

○ ○ ○ 崔徵仲像贊

○ ○ ○ 畫靈壁石贊

○ ○ ○ 蘇弘家中丞像贊

疏

○○○圓通菴募緣疏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代薦遼東陣亡將士疏

祭文

○○○祭同年彭用九文

○○○白門告先靈文

○○○堂祭本生父奉政二府君文

○○○堂祭亡弟叔靜文

鍾伯敬集

目五

題跋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

○○○題魯文恪詩選後二則

○○○自題詩後

○○○經下邳圯上受書處題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小品卷一

竟陵鍾伯敬著

錢塘陸雲龍兩侯評釋

西湖何偉然仙郎叅定

○○○燈花賦

有引

與茂之夜坐累夕。燈盛華異而賦之。刻花燼

爲限時庚戌九月廿日。

錫各頗新
何等彫纒

夫何連卷離奇之絳萼兮。乃從寒焰而擢跗。惟青蓮之寄生于火中兮。故錫以佳名曰夜舒。託銀紅以爲盎兮。瀉蘭膏而作渠。榦寸藁之柔心兮。儼碧鍾伯敬集

卷一

一

巧疑宋楮

筒之挺夫紅芙。于是初苞蕾以熒熒。稍吐瓣之簇簇。巨輪困以象華萃。細紛累其若金粟。微暈匪風而蕩。曳輕光如雨而新浴。雖蘂珠之流曜兮。或結繁而翳乎太清。乃忍微雷以養照兮。抱晨星其猶未明。戒佳人之誤挑兮。愚警條而落英。背樞隙之商颺兮。慮乍定而忽驚。俄睨甍而哉生兮。終然華燁燁以敷榮。愚彼寒蛾之貪明而察芳兮。歎遊蜂之營營。乃有餘映殘氛。匪青匪綠。中邊縈帶上下委屬。乍蔽乍虧。若離若續。疑喬雲之承夫桂輪兮。

似
寫殘燈酷

類明霞之濯夫若枝散幽蘼而結孤秀兮宛翠眊
與金支綴春花于火樹兮豈若獨莖之秋持燃青
藜于杖頭兮焉見夫夕秀之垂垂餐解語以獻笑
兮怪夫燭胡悲而淚滋重曰微輝吐飲臺以樓兮
寸宵榮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卜告我絲兮日有遠
期晤言適兮

搖搖美焰飛奇采的的舒紅吐異光
寫物着則痴離則遠似此可云奇肖

鍾伯敬集

卷一

二

秦淮燈船賦 有序

小舫可四五十隻。周以雕檻。覆以翠帷。每舫載二十許人。人習鼓吹。皆少年場中人也。懸羊角燈于兩傍。畧如舫中人數。流蘇綴之用。繩聯舟。令其銜尾。有若一舫。火舉伎作如燭龍焉。已散之。又如鳧雁。槃跚波間。望之皆出于火。直得一賦耳。

數語已盡
秦淮之弊

集衆觴而爲水兮。乃秦淮之所觀。借萬炬以爲舟兮。縱水嬉之更端。波內外之化爲火兮。水欲熱而鍾伯敬集 卷一 三

語奇

驚濤忽漲

遠觀

火欲寒。聯則虬龍之蠢動兮。首尾腹之無故而交攢。散則鸛鵝之作陳兮。羗左右上下于其間。觀其蜿蜒與喋啜兮。載萬光而往還。俄簫鼓怒生于鱗羽之內兮。樓臺沸而蟲魚歡。彼舟中人之惘恍而不知兮。乃居高者之悉其廻環。嗟景光之流而不居兮。羣動去而一水自安。重曰火水沓兮。生星月兮。聲光雜兮。晴瀾壓兮。照幽沈兮。潛怪怛兮。晦明達兮。作津筏兮。彼楚鳧兮。寃滯豁兮。燈船金陵一奇也。此賦摹索亦無語不奇。觀者

領之觀者不能言之讀此覺笙歌燈燭交呈于
耳目

鍾伯敬集

卷一

四



○○○ 鵲巢賦 有引

繫舟西涼山下。有垂楊數樹童然。而其一鵲巢其上者。柔條獨起。春發其色。土人云。以鵲巢之故。得免剪伐。感鳥能庇木。而氓之蚩蚩。並育之意。憮然著于動植。充類識端。可以見天心焉。爰作斯賦。

維鳥與木之偶然。初何心而相附。雖靈鵲之擇木。乃枯楊兮其焉慕。方夫牖戶綢繆。飛鳴拮据。倦形聲之相喧。恐桑土之我汙。爾其冬餘春初。燒荒刊

鍾伯敬集

卷一

五

路。衆林童然。偏何獨茂。蓋已烟日之向新。胡止條枚之如故。彼樵者之蚩蚩兮。何秉心之獨恕。曰覩巢卵之相爲命兮。羗更意而懷顧。曰子曰室。匪木曷據。曰葉曰枝。匪鵲焉護。此風雨蛇鼠之無虞。彼斧斤樵薪之不慮。辟彼伯鸞之借枝于廡下兮。暴客過而反步。匪伊門庭之有光兮。亦外侮之克禦。夫旣或惠我。以美陰兮。胡不報之。以雨露。乃人心之動于物類兮。獨並存而同豫。重曰。有柳依依。有鵲棲棲。疇導善氣。疇遏殺機。生殺感應。唯危唯微。

無情有情

奇想天來

亦題次敘

充類循本靈春同歸。人天沙界。佛土王畿。永無戕
和探轂折枝。

向有燕巢賦已極形容。後來難踞其巔。此却另
出一意爭伯一方。

鍾伯敬集

卷一

六



出一意爭伯一方

向有燕巢賦已極形容後來難踞其巔此却另

出一意爭伯一方

或疑附本意同歸入天將界滄土至滄永無戕

二十一史皆正史也。正之為言貴信也。奇則傳疑。故無取焉。聽其散見于夢史稗官之屬而已。然而有關於妖祥之數。為國家興亡之徵。君臣勸警之資者。千百中亦或錄其一二。非好奇也。勢也。惟其藏一二于千百之中。非心目之靈而細筆舌之警而裁。時日之閒而寬者。常過而失焉。余同年李心石。左官無事。天與人俱若私之。以讀書之月。而出其心目。佐以筆舌。縱觀二十一史。節取其事辭之

鍾伯敬集

卷一

七

聞書可以無憾

借古寓意則古皆我

注難于作

可喜可愕者。選言簡章。命其書曰撮奇。人見以為二十一史中之事與辭。而不知一經心石棄取。則李氏之書。而非諸史氏之書也。夫采緝之難于自運也久矣。未可為俗學讀書作文者道也。自運者局勢機格。吾得自主之。若夫采緝古人之辭事。勒成一書。要使覽者忘其事。辭之出于古。若我所自著之書。而原文又無所刪潤尋常口耳。忽成異觀。此合述作為一心。聯古今為一人者也。余所謂采緝者。餽飭而已。烏能成書乎。士大夫居世運之江

河常人情之風雨無論身不必居要津卽倖之一
而操之時義未易言也

侯鯖固佳味不出易牙亦骨董羹而已人可易
言采緝哉作述之苦言之最快

鍾伯敬集

卷一

八



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選其詩

文。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也。先生沒。惺于先生詩文。逸于集外者。心誠求之。不遺餘力。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謀于人者。蓋猶以詩人。文人待先生也。至其全出于志氣之中。而散處于筆墨之間者。則先生所嘗自云。不泥古學。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識力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沉鷲。能維世。其膽力堅忍。而神能持世。其骨力重而不歎媚。能振世。其氣宇闡。而其肝腸熱。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居然有一聖賢豪傑之神。悠悠忽忽。疎疎落落。然流于詩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雖已之筆與腕。不能畱之。使不往而隔之。使不相通者。是何物也。非詩文也。而其人也。

鍾伯敬集

卷一

九

敘致不唯可傳何思詩文于不朽。并傳其人于不朽。

○○○詩歸序

揭出主意

選不可不慎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爲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爲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耳。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爲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亾。幾併古詩之名而亾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吾其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氣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典慮無不代求。其高者。取異于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爲能爲異。而終不能爲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真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于古人外。自爲一人之詩。以爲異。要其異。又皆同。

龍盡宿孽

鍾伯敬集

卷一

十

險辭猶可
徑且奈何

可破世夢

去其所不
當往卽已
得所歸

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怪者也則何以服學
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告人曰于
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爲古人則又向之極膚
極狹極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怪與同邑譚
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
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爲也
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
虛懷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
一逢求者之幸于一愜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謂

鍾伯敬集

卷一

十一十二

吾之說非卽向者于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
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書成自古逸至隋
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
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詩歸取而覆之
見古人詩久傳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已所評古
人語如看他人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爲之一
易而茫無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與古人之精神
遠近前後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有所止者也

去膚以真矯狹空遠易熟就生當是詩訣

刻正所以
為勝叔

○○章晦叔詩序

晦叔詩予凡三選之。得數十首焉。刻矣。晦叔不以予為刻。予亦忘其為刻也。晦叔長予十年。先予十年言詩。所居僻。又隱於市。不盡睹近時所為詩。及交近時所名為能詩之人。未嘗不引以為恨。不知晦叔所以得為晦叔者。以不睹近時詩。及交近時所名為能詩之人也。段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彈。晦叔無本領。可忘何省也。饒得三年時力。於以匠心而裁於古。吾見其進。未見其止。

鍾伯敬集

卷一

十三

晦叔年未五十。以視高達夫。王詩之年。未為過之。晦叔曰。予學道人也。四十五年而無聞焉。自今以往者。其奚暇卒業於詩。予曰。侯道季有言。天土無愚盲神仙。夫天上尚有騷雅神仙也。詩何負於道也。

超然脫塵渣

○○○簡遠堂近詩敘

原不因人
重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爲刻詩南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爲敘。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容衆之旨。欲以居厚而免于忌。浮沉周旋。卽其心未嘗不遙。予乃欲其心跡併耳。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宜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

鍾伯敬集

卷一

古

奇創

深于談詩

嘗笑衛玠
以生猶應
酬讀此雅
與素心合

可落岐途
之派

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遙集之夫。必不于市。于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蠅爲吊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強應酬。使吾耳目形骸爲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其趣不已遠乎。且夫性予而習昵。則違心意僻。而貌就則謾世初。借而中疎。則變素恒親。而時乖。則示隙。夫詩清物也。才

覆前翻雲
何險也論
人生只合
閉門

士爲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薄道也。變素示
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于忌而媒之。非
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
適已。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
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
本其勍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
有與其痛痒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于
自信。人所指摘。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
不能強友夏以必聽。而片語去。畱待予裁。決友夏
鍾伯敬集 卷一 五

亦何私于予。夫錦繡千凡。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
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裁決
或亦有以相中乎。

才名招忌。避就皆難。而其皆難也。不如避。

物情世故。揣度畢至。將人何處生活。想亦寫其
不平之鳴。

是何千服
一駁觀場
矮人

問山亭詩序

只此千鱗
亦何必惡
惡

欲語羞雷
同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爲著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也。夫于鱗前無爲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于鱗者。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于鱗哉。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爲奇。石公惡世之羣爲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燄不復見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化而爲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鍾伯敬集 卷一 十六

木奇情孤詣。所爲詩有蹈險經奇。似溫李一派者。乃讀其全集。飛翥縕藉。頓挫流着。出沒幻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爲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舍其爲季木者。而以爲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見許于韋蘇州者也。亦烏在其爲季木哉。季木居石公時。不肯爲石公。則居于鱗時亦必不肯爲于鱗。季木後于鱗起濟南。予與石公皆楚人。石公駁于鱗。而予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假令後于鱗爲詩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以無駁于

麟以解夫楚人之爲濟南首難者

窮則必變。自是看詩定法。無故不新。安知今日。
不自于鱗。窠臼中出。固知步趨排擊。俱忘却一。
箇自在。

嶄然怪石出泥。稜稜觸目。

鍾伯敬集

卷一

七



嶄然怪石出泥。稜稜觸目。

不自于鱗。窠臼中出。固知步趨排擊。俱忘却一。

箇自在。

嶄然怪石出泥。稜稜觸目。

○善權和尚詩序

然乎

是恐雅不在

詩亦是纒簿

一路離奇天矯

相賞正在此

善千藏拙

金陵吳越間衲子多稱詩者。今遂以為風。大要謂僧不詩則其為僧不清。士大夫不與詩僧遊則其為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與僧遊以成其為雅。而僧之為詩者得操其權以要取士大夫。纒一操。便時時有詩僧二字在其鼻端眉宇間。拂拂撩人。而僧之鼻端眉宇反索然無一有矣。夫僧不必為詩。亦不必不為詩。僧而詩焉可也。詩而遂失其為僧。則僧亦烏用詩為。而詩又可無論也。余遊金陵

鍾伯敬集

卷一

七

所接僧而詩焉者。與之詩而遂失其為僧者。吾不願見也。已酉季春望。友人梅子庾。林子丘茂之。要余遊天界寺。會兩宿僧善權庵中。二日無所事事。拈韻賦詩。善權與其徒。摘蔬炊黍。煮茗焚香。洗硯。伸紙。二日中無加禮。亦無倦容。無論其鼻端眉宇無處著詩僧二字。察其情貌似不識字者。授之韻不受。問其所作詩。曰無有。竟兩日雨霽。飯畢且辭去。子丘忽于承塵上索紙。信手探得鈔詩一帙。清便有致。詩為之序。未就是歲六月舟泊京口。暑雨

無緒。偶憶此走筆成文。兼以遣愁。若善權者所謂。僧而詩。詩而不失其僧者也。序之可也。奕奕有清氣。竹聲梅韻拂拂撩人。

鍾伯敬集

卷一

十九



奕奕有清氣。竹聲梅韻拂拂撩人。

餘而詩。詩而不失其僧者也。序之可也。

無緒。偶憶此走筆成文。兼以遣愁。若善權者所謂。

○○劉生制義敘

惡厚之至

予居白門。四方士多以制義請于予者。然予于制義。實無所知也。苟有所知。則其佳與惡。無敢有隱必縱心言之。人既以文請于予。則其譽之也。必悅。即其規之也。亦必不罪。規之必不罪。而吾區區一念私禱。穆卜常願其佳。而不願其惡者。何也。彼惡者。雖不以吾規之者為罪。然或因吾言而內自沮焉。亦非君子與人為善之意也。秋浦劉伯宗少年美才。而有志。今之人兼此數者。則吾所以悅之。鍾伯敬集 卷一 三

也。文有線索。照應。非一。生吞活剝之流。

○○○隱秀軒時義自序

痛癢自知
聲價自定
豈因榮辱

胸中有主
聖者

時義非小道也。能至之者不能言。有神存焉。能言之者不能至。有候存焉。不佞平生於斯。日境之所及。有之。而足跡實未至也。以此自尋自考。今日之偶收於南宮。而謬辱國士之許。視昔之困頓諸生。而不得一衆人遇者。其業未敢尺寸有所輕貶。而實未能尺寸有所更進。則昔日十二年諸生。世所日笑疑棄過而不肯問者。或不佞之微有所窺。而有以自信。或不可知。而今日之見以爲有可驚可

鍾伯敬集

卷一

三

喜者。正不佞所歆然足跡之未至。而不能滿志於斯者也。

神候兩字。在我者也。升沉之候。予奪之神。在天與人。豈可釋其自信。從遇爲欣戚哉。非解人不能爲此語。

○○喜鄉彥吉先生至白門惺以八月十五夜同
諸詞人集俞園序

以此清秋於焉嘉客白露蒼葭新染芰荷衣上歌
童舞豎半攜書畫船中愧時一相思惟小子之戒
行太晚雖禮無徃教在先生之乘興何妨以賓主
而易師生懷斯盡矣由合離而成壯老感亦因之
聽焉興念勉爾為歡里寡新聲入耳就絳紗名部
部之音地無勝迹娛心發金谷故園之想積數十
年之緒以永今宵合幾千里之人而同明月如茲

鍾伯敬集

卷一

三

三五豈作尋常屢簪雜選高人自領孤情絲肉喧
闐靜者能通妙理各稱詩以言志用體物而書時
風流瀟散何減太白詩序

○○題茂之所書劉蒼虛詩冊序

每見古人終身於詩。究其所存。不過一帙。或至數章。則心甚畏之。貴裁也。精于裁。必審于作。慎于示人。乃其高于自處。此予所謂選而後作。勿作而聽人選者也。甲寅早春。舟中閱唐人全詩。畏杜審言之少。而脊虛止十四首。其嚴冷之意。尤肅如不可犯。篋中有高麗妙繭八紙。將索茂之小楷。偶閱此。遂以授之。其紙不浮於字。意似皆有所裁。紀之以詩。

鍾伯敬集

卷一

三

讀此。令人不敢云多多益善。

仲弟婦王氏五十序

夫國威損而貞臣著。國之恤也。哲夫死而貞婦顯。家之替也。凡為人臣為人婦者。不得已而後以貞名者也。豈忍以國恤家替。自成其一身之貞哉。雖然。心有所不得已。而事有所必不可。無何以明之。威已損矣。夫已殞矣。無可奈何矣。而托於貞臣貞婦。以畱兩間之元氣。而撐千古之大常。是亦最後所攸賴之着。然而不可必得也。處無可奈何之時。而冀望於不可必得之數。幸而得之。是其輕重。又鍾伯敬集

卷一

豈止關於一身而已哉。予家世地寒。獨讀書樂善不倦。祖父兄弟事在家傳中。予兄弟五人。長即惺。次憐。次恠。次悌。次快。中間三人皆早夭。憐尤甚。年僅二十歲。婦即王氏。孀居二十八年矣。悌二十八歲。婦歐陽氏。孀居亦十六年。恠三十九歲。婦王氏。妾董氏相繼沒。仲弟婦王今年五十矣。婦京山名族。為予姑夫王中丞姪。中丞夢弟慧。以其兄之子妻之。早譽驟貴。猶掇之耳。即不然而椎布白首。舉

素相莊作尋常

姓夫婦婦豈獨遠於人情而忍

有今日以貞婦之名顯哉。然可論於弟在之時也。弟負剛腸奇骨。卓然爲世男子。齋志以沒。爲弟之親者曰。兒已矣。有婦在奈何。爲兄若弟者曰。弟已矣。有婦在奈何。爲親若友者曰。吾友已矣。有婦在奈何。是雖未發諸口。而言外意中。深念隱痛。汨汨然有不可言者矣。婦時年二十三歲。擁四月孤。卽擬散髮至老。形影相弔。食貧茹戚。二十八年如一日。而又不忍爲奇哀顯痛。使有聞於親友。以傷父母兄弟之心。然爲親者。乃曰。兒有婦矣。兄弟曰。弟鍾伯敬集

卷一

二十五

有婦矣。親與友曰。吾友有婦矣。夫女衆善。皆自從夫一端而生。貞名一立。而解親之憂。釋兄弟之念。豁親友之惋惜。於是乎在。孝友嫻睦。一行而衆善備焉。此之謂也。婦雖不願有今日。其在於今。此一事亦何可少哉。今年天。甲子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歲。昔舜年百歲。終身慕父母。然大孝之論。至五十已定。惺雖不忍沒婦之貞。然至今日而始有言者。蓋其慎也。今四月孤。昭夏已二十八歲。能養其母。娶婦。有孫。鳧亦六歲。鼓篋就學。繞膝舍

館以爲貞婦之名鄉有與頌國有旌典婦雖不欲
有貞之名亦不可得不知婦原不見有冰蘖荼蓼
之苦亦不見有梨栗蘭玉之樂不見有燈窓帷帳
之戚故亦不見有絲綸坊表之榮且梨栗蘭玉絲
綸坊表之日又安有一息非冰蘖荼蓼燈窓帷帳
之日哉予曰記婦之族兄王幼秀茂才談其世父
光祿公時育爲侍御時首犯權相分宜之鋒以死
曰吾家科目蟬聯然在鍾門一女子可與侍御對
知言哉請以是言爲五十之祝婦孀後十三年而
鍾伯敬集 卷一 柔

有悌婦歐陽氏之事今亦年四十歲

陡起高論下曲寫其不得已之心亦其無所勉
強之心末以王侍御比勘覺貞臣貞婦並立千
古

○○放言小引

若使橫議
亦何足取
披剔極直

如是亦
放矣

放言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自孔子曰。虞仲夷逸。始
放之義。何居胸中。真有故而能言其所欲言。即所
謂中倫之言。了然於心。又了然於口。與手者是也。
苟為無本。而以無忌憚之心出之。則處士橫議而
已。誠淫邪遁皆橫之屬也。遁矣。又烏乎放哉。袁子
著放言若干首。讀之。心目無主。而皆覺有故。始吾
見袁子幼時文。以為有破轅之氣。一再交其人。寧
靜澹朴。似有道者也。惟袁子平心以讀書。虛懷以
觀理。細意定力以應世。然後發而為言。有物有致。
確乎其不可奪。沛乎其不窮。斯之謂放。夫言亦豈
易放哉。放言。即孟子之所好辨也。辨生於不得已。
不得已生於懼。懼者放之本也。不然與橫議何異
焉。

鍾伯敬集

卷一

七

是放言絕妙註脚。汪洋自恣。亦非放之真義。

發論

懸壘而下
峻坂走石

存羊之意

○○重修華嚴閣碑

市有白龍寺殿頗壯有地藏華嚴二閣者左右翼之則已圯華嚴之處其右也甚或欲修之莫先焉曰恐斯地之不必為寺有是委眾力於壑也夫圯而弗之修則將廢廢則其象疑不為寺疑不為寺則將與居民共之將與居民共之則將反為欲之者資曷可弗之修也圯而亟修修而復其舊物或益焉其使有目者確然見斯地之必為寺而知其非有則無生其心是使之終為寺有者之道也修

鍾伯敬集

卷一

三九

之奚先先其甚者役成請銘鍾子銘曰有寺歸然而兩其翼如左右手或廢其一人將入懷攫其所
有若或新之引其臂焉將衛其首陞楯森如過其堂下莫之敢狃予宣斯義告退轉者俾堅其守命曰善哉單有眾力光復其舊工之後先相厥圯者孰甚孰否否特未甚終亦及之請視其存苟終斯願將復銘焉銘則不朽受事者誰列名其陰里人某某

善為勸募

以一閣而存一寺如是功德能不動心

○○○浣花谿記

此以人重

出成都南門。左爲萬里橋。西折。纖秀長曲。所見如連環。如玦。如帶。如規。如鈎。色如鑑。如琅玕。如綠沈瓜。窈然深碧。潏迴城下者。皆浣花谿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後浣花有專名。則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行三四里。爲青羊宮。谿時遠時近。竹柏蒼然。隔岸陰森者。盡谿。平望如薺。水木清華。神膚洞達。自宮以西。流匯而橋者三。相距各不半里。昇夫云。通灌縣。或所云江從灌口來是也。人家住谿左。則谿蔽鍾伯敬集

卷一

三

景象可想

不時見。稍斷。則復見谿。如是者數處。縛柴編竹。頗有次第。橋盡。一亭樹道左。署曰綠江路過此。則武侯祠前跨谿爲板橋。一覆以水檻。乃觀浣花谿題榜。過橋一小洲。橫斜插水間。如梭。谿周之。非橋不通。置亭其上。題曰百花潭水。由此亭還。度橋過梵安寺。始爲杜工部祠。像頗清古。不必求肖。想當爾爾。石刻像一。附以本傳。何仁仲別駕署華陽時。所爲也。碑皆不堪讀。鍾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遠。東屯險奧。各不相襲。嚴公不死。浣谿可老。患難之

於友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門一段奇耳。窮
愁奔走。猶能擇勝。胸中暇整。可以應世。如孔子微
服主司。城貞子時也。時萬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
城欲雨。頃之霽。使客遊者多由監司郡邑招飲。冠
蓋稠濁。磬折喧溢。追暮趣歸。是日清晨。偶然獨往。
楚人鍾惺記。

聲色清冷幽悄。似與浣花谿爭勝。

鍾伯敬集

卷一

三

脩覺山記

辛亥十月十有九日早發新津叔弟恬不知隔江者爲何許山也。與童騎疾驅過之。予與艾子後坐舟中。指江干削壁千仞。竹樹椽桷。出沒晴嵐雲浪外者。異焉。問之。則脩覺山子美遊脩覺寺詩曰。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飄泊暮歸愁。後遊詩曰。寺憶昔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烟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鍾伯敬集 卷一 三

疑絕圖書
可以心會

酌是高視
芝景

爲減。舍此欲何之。及唐明皇幸蜀。大書脩覺山三字。大字嵌石壁。今猶存者。卽其處也。決策登焉。所從徑。哀山石之複者。爲磴。亂整在直。各肖其理。登者屢憩。憩處每平。平處每當竹。樹隙隙處。必從其下。左方見江。江錯磧渚。或圓或半。或逝或返。去留心目間。土人縛竹爲亂。若童子置葉盎中。以度蟻。設身處地。頗危之。從上視下。輕且駛。甚適也。度磴去頂。可四五之一。一行住坐立。更端者數矣。其傍乃有石級。齒齒蜿蜒。壁間者。往脩覺寺道也。曰姑舍是。

尋中徑數折。上有亭翼然。祠杜工部。李供奉。蘇端明。方正學。方有石刻詩可讀。亭後數武爲寶華寺。禮佛畢。反自亭出。山門左行。竹樹純駁。夾砌數折。卽脩覺寺。寺前雙井。一井置一塔。唐物也。明皇書嵌佛殿左側巖壁上。字方廣二三尺。一字各專一石。飛翥沉着。且甚完好。予入蜀所見唐碑。獨此耳。出寺無所見。欲返。寺僧指石隙一小徑。才容足。出此徑。乃有平田大陸。復緣磴數折上。轟然。潁江者。曰雪峯。兩寺乃在其下。始悟所云磴去頂四五之

鍾伯敬集

卷一

三

恍恍惚惚
最是山行
光景

如渦之旋

一者。第可指脩覺耳。非此峯也。左眺稠稷山如旅行。而稍居其傍。下憑欄視江。則已正無所不見。不若初所見江之從其下左方也。然從下上脩覺去。江趨遠。從脩覺上。雪峯視江。乃反近。舟中所指江。于削壁者。卽今着脚處也。降自雪峯。復遶井塔下。屈曲一二里許。不復見所由。寶華寺徑矣。乃忽得所謂石級齒齒壁間。往脩覺寺道者。則今還道也。與初所從徑合。徑窮登輿。是日抵彭山宿。記授弟恬。

○○○白雲先生傳

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黃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于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卽其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屨爲日。不給繼之。以卜。汎彭蠡。憩匡廬山。觀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嶁以往。至亦輒嶁于僧。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峨嵋馬。所嶁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

鍾伯敬集

卷一

三

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于扉。爲人嶁作詩文。其巷中人有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楸者。寓居金陵。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于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爲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席牀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文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

悲咽至于失聲。其後每過門。輒餽餅餌食之。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出。覓棺衣。舁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得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排律也。其詩予莫能名。其自序畧云。昂壯夫時。尤嗜五言。第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卽誦讀。右丞得杜工部。卽誦讀工部。閑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旋之。舍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先生所學所得。實錄。

鍾伯敬集

卷一

三

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末一卷爲排律亦不存。蓋謝生兆申云。先生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家。或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購之。論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隘也。畫地爲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遊。品目不使得見于世者多矣。况老賤晦辱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于詩。詩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織屨賣卜。傭爨傭書。時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

孤卷自芬而已

精詩之故與柳命爲之也

藉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爲何物求其意象所
在而不得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菜傭
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
乎其言之也

流離之杜甫力隱之夔稚不有表章不與六朝
烟草俱湮乎吁亦何益矣

鍾伯敬集

卷一

三

○○○張母小傳

張母某孺人者。海虞張太學商甫祖母也。爲少叅某公女。生而溫惠。自其在室。時已具丈夫之識。少叅宦遊四方。于吏事物情。有所內不得于心。而外不能決之友者。偶以試孺人。孺人臆對。口畫其初。終當否。輒不爽。少叅爲之心開。胸中無畱物。恨其不男子也。無何少叅與其配相繼沒。故事卒官者。其家人憧憧一室中。往來惟篋笥管籥是問。孺人以一女兒。擗踊之餘。視其周身周衣事。誠信無悔。

鍾伯敬集

卷一

三

世祿法程

自此至于歸。皆寄兄嫂息中矣。旣適淳齋公。值簪紱累葉。後子姓家衆稍習于麥。孺人入門。思有以易之。謂古仕宦家工于善後者。使其家意願者。欲與凡人齊。乃爲可久。今其志已汰。習而成性。不可爭也。請以身先之。乃去其故餼。椎布而前。數見不鮮。家人見新婦。貴家女簡易如是。麥者慙服。改心從焉。事翁嫗。備思媚之誼。處先後宛若間。任必取重。受必取輕。門內門外。魚菽祭養。淳齋公不知。以此得一意于學。旣析箸。得專家政。勤約如故。操一

切會計出入目之所過。捷于楮籍。心之所識。精于握算。臧獲受成。事而已。無能有所上下。爲奸利。然亦不純。用撻法。曰。用其力。不盡其情。教其子。卽商甫之父也。威慈相御。而行學有聲實。凡七試。不第。以毀隕。孺人見晚暮。哀樂情事卒卒。不免憂生之感。從事淨業。蓋其喜爲焚脩好施。予自其天性至此。彌篤。然驟失壯子。以孫爲命。外訶內怵。終亦不能願息。暇則燈鉢歸依而已。性沉靜。然一啓口。足爲家誠。嘗語諸孫婦。吾處先後。宛若間三十年。如

鍾伯敬集

卷一

三九

一日者。無他。惟是交見其常情。而不入。溢言處世之道。不出此。其語不煩。而確率。此類。今年七十。神明不衰。它無所須。惟不能忘情于立言者。曰。匪以爲名。庶幾言之有文。使後世子孫識其大者。聿脩克念。以保世而已。斯其意可念也。傳而畀藏其家。鍾子曰。予讀李令伯事。悲之。爲其爲祖母也。令伯乞身于君。而張子乞言于友。志畧同耳。然令伯祖母九十矣。更二十年。張子濯鱗奮翼。予以代其父。爲尊養者。豈有旣乎。張子者。商甫也。名國燧。今爲

吳中佳士云。

每。敘。一。事。來。輒。作。數。句。以。結。聚。之。極。名。貴。精。妙。

鍾伯敬集

卷一

四



卷之二

城濮之戰

曰公毅之
禮

較先軫諸

人之籌畫
此更爽

收強有力

善制勝者審機執權中有主而外不測操縱在我而于天下無所不用無所不用而後敵失其所以勝此制勝之道也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舅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為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

鍾伯敬集

卷二

一一一

復曹衛以攜之曹衛告絕于楚曹衛告絕于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為宋曹衛之形化為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索收放皆在哉而不在人譎則譎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吁此制勝之道也

用人不用于人即此是為勝籌

○○董安于

世無孟談
將安于一
段深心託
之烏有矣

竹頭木屑
之儲猶似
未善

正是時弊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
字。自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寬其文法。三者
皆無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焉。然
則備遂可已乎。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
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腐之。其
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箇籬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
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
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寓矢于腐。寓兵于柱。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
用之內。既無勞怨。可避。而又不藉資費。不假事權。
不畏文法。如此脩備。居無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
可為。處處可為。而一切委之。不可為。可歎也。

官舍如郵。卽欲儲備。安從得之。蓋有見為言矣。

燕太子丹

千古知已

燕太子丹欲報秦讐。秦亦日出兵山東。禍且及燕。丹患之。問其太傅鞠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讐。亦以存燕也。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于單于。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武已默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劫與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荊軻。其血脉針線。固皆歸劫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語荊

鍾伯敬集

卷二

四

讀書至非
毛求勝張
湯矣

田先生翽
眉迄今凜
凜

前是燕太
子心

卿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看光此語。其少年為一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求于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為。而進荊卿。自代償以一死。明已之所以辭太子者。非惜其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荊卿。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劫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于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荊卿之意。不專重在劫與刺。而仍歸于合從。不過借劫

忠孝俠烈
至此頓開
生面

似懸秦鏡
以燭其心

與刺以爲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始終中間更添遣荆軻刺秦王一段過脉較之鞠武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非其質矣。此一片苦心密計卽對鞠武時有難言者。特其所遭燕秦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稍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沒也。

大得燕太子心。太子爲不死。

就他無意中語言作我印證。便死語皆活痴心。

亦靈。

鍾伯敬集

卷二

五

○勝不足
○枉小敗不
○定法

○置所必爭
○以疲其力

○湯武征誅
○二局棋

○ ○ ○ 漢高帝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
如奕者然妙處不過數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
不計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于睢水
可也項王怨黥布漢得使隨何說降之雖使楚擊
破布可也此楚讓漢妙着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
于蜀燒所過棧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項王
以此無西憂漢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及
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
鍾伯敬集 卷二 六

此漢自得妙着也楚方自賀戰勝而不知漢有天
下之局已定于此數着矣妙着有數端焉我與敵
之所共敵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先着我發之于此
而敵不得備之于彼者曰警着敵備之于此而我
引之于彼使不得至此者曰鬆着我與敵俱不得
與傍出而中起之敵所不利卽爲我所利者曰應
着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勝者曰穩着
取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分燭當時勝負瞭然黑白子之分明

○○留侯

歷盡許多
微驗

誰人知得

留侯一生作用。着着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學問操放。全在用人。立韓後。則用項梁。謝羽。鴻門。則用項伯。用樊噲。欲楚之勿西憂漢。則用田榮。反書。捐關東以破楚。則用黥布。用彭越。用韓信。定太子。則用四皓。而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爲漢用者也。爲韓報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于一試也。以爲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

鍾伯敬集

卷二

八

誠然

吳勝史述
二篇

以功臣待之乎。故爲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臣能知之也。曷爲欲使漢知其爲韓報仇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于何之囚。參之醉。平之汗。信越之族。子房于此。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使爲韓報仇一語。子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臣不知。卽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

有胸如日。纖微畢照。

〇〇卜式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爲用在乘其急而捷得之一不得則興盡而意改。故其道難于持久。今式輸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報寬奇矣。數歲不報而田牧如故也。持錢二十萬給徙民如故也。外繇四百人盡復予縣官如故也。爲郎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爵使人主自予之而已。若無所取焉。故古今善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于奇難于其奇而能持久。公孫弘鐵人也。駁之曰。此

鍾伯敬集

卷二

九

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然卒不能出式。穀中式之彊忍出弘上遠矣。至已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鹽鐵船算欲烹弘羊置身于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一生狡狴以持正終何其工也。觀其操放進退蓋得老氏之術而用之者也。

以狡于牟利者轉而狡取于祿與名其奇亦其狡也。

奇而能持
久

正于奇

○與林少巖座主人語
去歲聞三兄邑試前列。遊泮可必矣。及胡先生之來。始知偶落孫山外。心甚念之。惺觀少年英物。亦不必以早得一青衿爲福。養成羽翼。飛鳴一朝。愈於久淹鄉校。頓人興往之氣也。如云借此爲門戶。光仕宦門戶。豈必待一青衿而光邪。惺栖泊金陵。樂其山水。近家君亦乞得毘陵廣文。父子相聚。全家在此。頗以文爲生。非惟作官念頭灰冷。卽生子亦作第二義矣。人生富貴子孫原以奉我者求之。

鍾伯敬集

卷二

十

未必得而。又以苦我神。豈不添一累邪。此言似老師慰惺者。而惺能自得之。又可省老師一憂也。讀書作詩文一事。老師無一書不以爲戒。此父母之心。又以戒元履先生。此朋友之誼也。宿業前債。除之不易。有甚於富貴子孫之念者。且舍此亦無娛生之路。老師近不能得之於元履。而遠能得之於惺乎。此其故可知也。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於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極知

如此消大
身麗

勞思有負教養。但年來精力十倍往時。日月又間
薄福之人。坐而消之。不免生災。有操相人術者云。
惺官祿未衰。第骨法帶勞。惺所畏者勞也。願以官
祿易之。不可。曰讀書作文。可以當之。是惺之所欣
然樂從者也。不識老師以為何如。試與元履質之。
轉展伸出自己主意。真獨行其道者。

鍾伯敬集

卷二

十一



轉展伸出自己主意。真獨行其道者。
然樂從者也。不識老師以為何如。試與元履質之。
惺官祿未衰。第骨法帶勞。惺所畏者勞也。願以官
祿易之。不可。曰讀書作文。可以當之。是惺之所欣
然樂從者也。不識老師以為何如。試與元履質之。
轉展伸出自己主意。真獨行其道者。

得失自知
絕無回護

○○○與高孩之觀察

向捧讀回示。辱諭以惺所評詩歸。反復於厚之一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言。然而有說。夫所謂反覆於厚之一字者。心知詩中實有此境也。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見也。何以言之。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為詩者。厚出於靈而靈者不即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古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詩十九首。蘇李是也。有如高巖浚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鏡歌。魏武帝樂府是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若夫以頑冥不靈為厚。又豈吾孩之所謂厚哉。曹能始謂弟與譚友夏詩。清新而未免於痕。又言詩歸一書。和盤託出。未免有好盡之累。夫所謂有痕與好盡。正不厚之說也。弟心服其言。然和盤託出。亦一片婆心。婆舌。為此頑冥不靈之人。設至於痕。則未可強融。須由清新。

入厚以救之。豈有舍其清新而卽自謂無痕者哉。
何時得相聚一細論之。

靈以資勝。厚以學勝。靈厚則資學兼而無疵。融
其痕則資學渾于無迹矣。作詩至此不可思議。

鍾伯敬集

卷二

十三



其然則資學雖于無痕矣。若其於此。亦不思猶
靈以資勝。厚以學勝。靈厚則資學兼而無疵。融
其痕則資學渾于無迹矣。作詩至此不可思議。

○○與張太學

說善文人
痼疾

足下為雷先生後事。至忠至密。弟所刻骨不能報者。雷先生一字一筆。落人家者。皆當廣搜之。不要緊處。偏有深致。即作者亦不自知。弟住夷陵一日。而從筆工處。獲其一贊一跋。從黃山人處。獲其二詩。皆妙有風骨。遠過古人。則其遺落者多矣。在着意搜求之耳。世間大有意思。人生前文字不肯留稿。此其名根淡薄。不沾帶處。為其後死者却不可如此也。

語有鋒鐔

鍾伯敬集

卷二

立言極微渺

十四

○ ○ 與譚素臣兄弟

本求素臣先作太易狀。爲志文地。讀素臣狀。反使我搔手不得。小巫行逕如此。然又不敢不佳。太易才鬼。寧不畏其屍視也。太易平生坎壈。惟有作詩一快。最不當諱言詩。舍此無可志矣。又不必諱其罷諸生。他人諸生不可罷。太易諸生可不必不罷。生太易諸生不可罷。死太易諸生何不可罷。且太易罷諸生。自是世界不平事。不平便是奇。奇事當傳。平事不必傳也。又不當諱其罷諸生。作六等吟。

鍾伯敬集

卷二

五

人間最不得意之事。太易取爲最得意之題。最得意之詩。此一段尤緊要。不當諱。凡一切口語罪過。弟當任之。太易聞此亦當鼓掌地下。足下兄弟在太易死友中爲密戚。故不惜刺刺不已。記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恐不獨爲周身周衣計也。

憤激中具奇幻想。

○○ 與譚友夏

深心文字者

妙原在不盡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於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熟。漸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語。必欲一一使盡。亦是文之一病。不為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備責而厚望之。

鍾伯敬集

卷二

十六

讀此識所以為友。即識伯敬之文。

○○○ 又

贈詩四章。恐南中山川所不經見。以此悲世人心不小。不能下一友。夏心又大。不能容一友。夏也。

尺瀾百折。

○○○ 又

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思之。

險哉人心。允矣才士。

靈巧。○可杜妄語見舌端。

○○○與徐惟得憲長

大異山人
畫客

宛轉寫世
無限委其

朱翁貧老足跡半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也比
見其冬月無絮哀之甚貧士不能爲之地而叩其
家中窮苦狀有十百倍如衣無絮者此一端猶非
其所急特口不肯言耳尤以宿庇宇下飲啄恩多
不忍以饑寒言辭頻發諸口以愁仁人之耳某通
家年少稔翁欲聞此言此狀故代言之口惠無實
借手任德薄甚罪甚

尺幅中多少轉折熱挑冷撥極是動人

鍾伯敬集

卷二

七

○○與井徑道朱無易兵備

記明公五月書中有云不肖以詩歸招尤初謂事
理不甚關切疑風聞之誤久乃知其有之夫不肖
性疎才劣可以見斥之道甚多至詩歸一書進退
古人怡悅情性鼓吹風雅於時局官守似不相涉
徐思之乃當事者不忍過求於某斷其進趨之路
姑擇此微罪罪某而又不甘處已於俗分此美名
若其目中亦曾着過此書者此則自處處人之妙
其中真似俱不必深論者也若真以詩歸見處則
鍾伯敬集 卷二 八

此一書將藉此一語口實以傳某以一官徇此一
書且有餘榮彼其之子何愛於某而肯爲此乎一
笑一笑

亦抑亦揚其排調何啻髯蘓

爲嫉者解

朝

○○○與郭篤卿

往時入蜀者。道荊州。則過潛江。可圖一晤。而此番欲取道夷陵。謁座師。又往承天謁陵。故遂不能由此道。歸途或可耳。弟平生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在不使人前知。若一前知。便覺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冢之極驗者也。以弟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邑想兄與弟同好惡。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趣尚者。百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二也。幸隨分推廣。但莫薦之鍾伯敬一流人耳。一笑。

每讀先生文。有一波未竟。一波又興。一峯方轉。一峯又出。令人不暇應接。而尺牘猶甚。

○○ 斷香銘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墓也。君諱紉蘭。叙州府宜賓縣人。大叅尹子。求先生之女也。記已酉子以喪子。狂走白門。先生爲南職方郎。嘗爲余言其壻劉郎。七歲能詩。劉郎者給諫。勿所公仲子。卽今所稱劉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時猶然女兒習玩。不知書。旣歸晉仲。見晉仲妹文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爲友。始讀書。稍稍爲詩。精神起落。常出人外。佳處不必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由思。思者反是。無關繫處。久之從晉仲省尊公於燕。由蜀江出峽。由峽入江。由江達運河。峰樹逢迎。烟日爭讓。舟行邈緩。可以爲家。得意爲詩。其篇時全時缺。缺則聽之。缺於此。或全於彼。有絃摧柱折。援他琴以續之之意。予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清曉。如病葉偶然從風而墜。或中胷之附枝。翅鳴不能自致於地。如暗泉之阨於石。而不能自竟其響。此斷香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缺如之。久之意忽忽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是亦

絕妙詩評
詩評中未
易得此

情深語

一折如九

疑在聖曲

曲生悲

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檢其枕中所藏。如其全與缺而存之。頃之卒。手甫十九。鍾子曰。世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才而為我友。友而為我婦。婦而才相當。晉仲以為能永乎。不能永乎。銘曰。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也。劉子者。憐才乎。求友乎。悼亡乎。能尋香於落葉暗泉之間。而跡其所終也乎。噫。

敘處處醜悲。銘言言惹恨。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班姬識此
可以無恨

○○扇篋銘

藏汝逸汝。汝曰棄捐。吾烏見夫僕僕懷袖者之能
終其天年哉。

是扇銘。

鍾伯敬集

卷二

二



長風雅

絲其天平

歸其野於。汝曰棄捐。吾烏見夫僕僕懷袖者之能

○○扇篋銘

○○○王承啟像贊

永啟小像作秉燭夜遊圖蓋六七年前所為
丁巳正月鍾子客金陵出而索贊於是與永
啟別八年矣感而題之曰

渡瀾百折

始吾見其太美幾不以為王子矣王子曰子試思
八年前之為王子者與此似不似也乃瞿然復以
為王子念其所以致此者雖吾與汝秉燭之遊又
烏可已

○○○沈全吾大參像贊

鍾伯敬集

卷二

五

文亦具烟
雲之潤者
藻之瀾

神蒼蒼如木在霜煙日潤之不輟其芳骨暑暑如
石在水苔藻繡之其章有斐嗚呼君子哉文質彬
彬詢仰之次不敢求之於今日也曰古之人古之
人

○○○鄒公履像贊

公履索予贊而義不受諛贊曰

彼姝者子使人不敢以為美則世所謂美丈夫者
支離憔悴而已嗚呼彼是因彼

無暇韻折

○○○自題小像贊

轉先脫冠
饒此機鋒

清言已矣
想

嗚矣其文
章

繪寫有絕

言如有餘
想

萬曆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畫一小像。野服杖

松下。松又友人胡彭舉所補。題曰。顏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官。余欲以此止也。胡子曰。置我於長松之下。知我者胡子也。

○○○又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誰曰不宜。舍而求所以。簪綬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綬矣。如是而有溢思。天與人終不益汝一絲。又將汝瑕疵戒之哉。視此野服杖松下者。念茲在茲。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崔徵仲像贊

子處閩。天萬里。子來燕。既見止。共長安。數見難披。子像。意亦歡。吾是以遲遲。其題而不子還。

○○○畫靈壁石贊

吾聞靈壁。以音見賞。畫則肖形。厥音安往。聽於無聲。天際之想。

○○○蘇弘家中丞像贊

於戲。是其儼然者厲耶。溫耶。目擊之斯須而已存。口道之累月而不得一言。蓋惺之去公近者目也。

○○○圓通菴募緣疏

夫多藏寡與。病坐。瘕。廣勸博祈。道惟堅。苦然有
 善知識。無愛髮。膚何待。沿門持鉢。乃大比丘。詎辭
 心力。務求遍地。成金離之。俱傷合。則雙美。機難兩
 遇。事必相須。圓通菴者。去鎮二里許。村而近市。僧
 多雜俗。宗僧性慧。始事剃披。遽勤拮据。感龍象之
 泣。冀信者之哀。苟能開大歡喜之途。終當獲不退
 轉之效。在募者小。或丈室。大至須彌。何分廣狹。在
 施者多。而太倉少。雖粒米。豈有缺圓。以茲堅苦之
 鍾伯敬集 卷二 天

忱破彼瘕癡之性。念惟各盡功。則同歸謹疏。

妍雅中巧于誘掖。

此疏自香之京市。諸僧入。海。之。金。疏。者。不。是
 多。餘。皆。宗。僧。所。募。其。事。麻。鞋。鉢。盂。等。物。其。數。頗。衆。之
 也。幸。小。財。而。圓。錫。香。香。去。幾。二。里。有。村。而。近。市。僧
 心。代。新。求。出。振。救。金。離。心。身。爲。命。相。數。美。殊。難。得
 善。眼。猶。難。發。覺。似。此。計。欲。開。海。檢。大。其。正。時。機
 大。矣。海。東。與。海。西。地。勢。對。峙。而。道。教。對。望。苦。然。有
 ○○○圓通菴募緣疏

標厥註疏
不如是晰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僧誦經未必解。有經未必誦。有經不誦。誦而不解。故其經曰。積積之爲言。近於無用。猶積錢。不必使。而或有使之。積書者。不必讀。而或有讀之。或有使之。或有讀之。則雖不必使。不必讀。而不可不積也。明矣。今檀施者。雖有志心信向。見其積而無用。則施之念。不期怠而自息。不知寺有經。使人望而知其爲寺。有經。而僧能誦。使人望而知其爲僧。如金銀土石膠漆。作佛形像。瞻禮者。以爲佛。而忘其爲鍾伯敬集

卷二

五

金銀土石膠漆。則其用亦大矣。故積經者。象教之意也。誦經不解。賢於不誦。有經不誦。賢於無經。則雖知其積而無用。亦可以慨然施之。而不疑矣。况僧如三明者。信敏人也。非誦經而不解。及有經而不誦者乎。

繫鈴脫鈴。妙有禪解。

楊經畧亦
省以籍口

數言說盡
數亡之實

○○○代薦遼東陣亡將士疏

士志死綬本不暇於致悔人欽晷革何煩代彼興
哀要使廟謨無失律臧而協師貞兼之邊計得全
嚴翼以供武服廼驅熊羆虎豹之徒以赴矢石鼓
鉦之役勝則為功固有尊周攘夷狄之效敗亦無
愧要非全軀保妻子之流敵王所愾為國之殤如
此而亡又復何怨乃者建虜鴟張全遼魚爛養成
在數十載之前而欲折於今茲之一旦決裂豈二
三臣之故而專望于最後之數人所用非所養所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養非所用兵食信之難言知者不必行行者不必
知戰守和之無據甚且致之必敗之場阨其可成
之會時當致命何異一毛將不成功徒枯萬骨雖
免偷生同爛額焦頭之衆亦多強死非甘心瞑目
之人以茲忠勇之魂反作幽寃之氣或上動乎人
天恐逆招夫水旱則死生之在諸將士者固為匪
輕而災祥之關我國家者尤為不細某等敢聞國
恤舍杼軸而他求仰仗佛恩冀津梁之普度

一片忠憤之氣盡于言中亦不盡于言中

○○○祭同年彭用九文

萬曆丁未春正月同年九疑彭君以計偕入都客死。于是楚同年生集都下者爲之舍歛。周身周衣。必信必誠。其邑子同年生鍾某。獨以廬居不與。越數月而平頭持其喪南歸。浮淮達于漢。始返首丘。鍾子乃以束芻絮酒哭君之靈。曰。嗚呼。痛哉。天乎。子。今長已矣。余弱冠與子同時受知于溫陵林明府。而同紉于都試。兩人故自如。越十年而余與子同舉于鄉。乃有追頌明府知人能得士而兩人亦鍾伯敬集

卷二

三

疎闊情都
是討便宜

故自如。子剛腸愔性。高視濶步。知子負絕人之志。經世之才。而疾惡如仇。處俗太峻。齒敝舌存之戒。余恒私爲子篤憂之。而公爲子異言之。癸卯冬與余計偕北上。共眠食者四踰月。察子有清羸之疾。而性善怒。恒慮子非攝生之道。余恒劑以疏緩。子亦稱我數月不見喜慍之色。自以爲不余及。譙讓僮僕。恒爲余一霽怒。知子以我爲子西門之韋。而余性疎。子能密。余性闇。子能察。余性惰。子能警。使吾治生居職。終身與子俱。可以無貶。余未嘗不以

子爲吾安于之弦也。子甲辰下第疾而歸。歸而又疾。且有非意相于者。吾以瑱爲規戒子。忍以居辱。恕以御下。嗇以養生。晦以銷妬。無已而移書友人。轉屬子。智者舉事勿爲親厚者所悲。而爲怨妬者所快。垂涕之道。其言絕痛。今子果有今日。余不幸言而中。子生不有命在天乎。何親何妬。何悲何快。乃使子客死。輿戶痛哉。痛哉。丈夫不死。牖下使婦人行哭。固當子所未能了手者。有二尊人在堂。可奈何。可奈何。子遺孤六人。當有成子志者。余輩今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日偃蹇青衫。身自寒士。姑不能授人以手。請無以口惠誑子。以子之靈。後死者異日稍能自振。見子諸孤所不下。羊舌之泣。心力所可盡。使有如彥昇兒。冬月葛帳。遭父友于道者。生何面立天壤。死當何以見子。地下乎。子之英爽。當不遂隨肝臂朽腐。化爲異物。曷其聽而記余言。

字字肺腸。言言肝膈。泉下也應心慰。

○○○白門告先靈文

嗚呼。惺容白門。五年矣。歲時伏臘。非敢忘先靈也。亦非以弟姪在家。足供蒸嘗。而魚菽之祭。客中遂不必設主也。惺之在白門也。客也。年年欲歸。歸而率弟姪拜於家祠。旦暮事耳。作旦暮之想。而不敢爲歲月之計。則亦何忍請先靈於數千里外。勞其往來於旦暮之頃哉。不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其爲年者五矣。今且守官於此矣。官則不同於客。去住不能自主。雖不敢爲歲月之計。而豈能復作鍾伯敬集

卷二

三

旦暮之想哉。用是於今歲小除之夜。暫爲位於惺官舍。請降臨。坐如在家者然。嗚呼。禮以義起。情由禮申。居官有祿。生則迎養。沒則迎祀。神氣無不之也。惺在此。惺在此。幸勿怨恫於靈之不能來。來而無所依哉。不情者讀之一片鬼話。多情者讀之一片深心。

○○○白門告先靈文

○○堂祭本生父奉政二府君文

惟府君身心言行非惟家有乘鄉有評卽神鬼亦
欽之矣。惟是今夕之奠以骨肉之情處哀慘之會
今夕之言亦惟以告哀而已。遑及其他哉。痛念府
君。遶膝兒孫。別日多而聚日少。照顏歡樂喜時短
而戚時長。隱痛難言。衆情莫代。且可無出而竟出
徒爲捨地之呼。欲先歸而不歸。自取終天之恨。生
惟五子。没止二人。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者。果否侍
泉臺之側。事死事生。有慚祭養者。徒然居人世之
中。無幾在堂。何繇升屋。嗚呼哀哉。尚饗。

嗷嗷峽猿之聲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悲涼

消谷實深

今夕之言亦惟以告哀而已。遑及其他哉。痛念府君。遶膝兒孫。別日多而聚日少。照顏歡樂喜時短而戚時長。隱痛難言。衆情莫代。且可無出而竟出。徒爲捨地之呼。欲先歸而不歸。自取終天之恨。生惟五子。没止二人。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者。果否侍泉臺之側。事死事生。有慚祭養者。徒然居人世之中。無幾在堂。何繇升屋。嗚呼哀哉。尚饗。

○○○堂祭二弟叔靜文

覓解絕

直見死樂
不知死悲

嗚呼。弟沒三年餘矣。今乃與其婦同穴。惟妾亦從焉。弟悲乎。樂乎。人爲弟悲乎。樂乎。嗚呼。何可言哉。弟之兒女。分寄于弟兄。有似嫁婚之已。畢弟與妾。妻近依于父母。庶幾伏臘以同來。無子孫而有朋友。無官爵而有文章。叨生有祿之家。而奇窮如故。頗賦無營之性。而隱痛自知。所有者。世所不甚切之事。而人或分之。不能所無者。俗所共相爭之圖。而爾且夷然不屑。總之。予奪之時。天亦不能定爾。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婁斷

傷心慘腹

之善惡。榮衰之際。子必不肯隨物。以悲歡家譜之作。亦嘗勸我早成。鬼錄之名。夫豈自知先列。同生者之所共覲。而不及覲。後死者之所不得。而反先得。外而執友。謂遠勝于世。壽之頑癡。內而周親。謂終不如天倫之純孺。嗚呼。何可言哉。兄弟五人。去其三。地下多于地上。怙恃二親。無其一事。死愈于事存。惟弟居家之期已短。而短莫短于今宵。住世之算非長。而長莫長于來日。挽郎莫敢高歌。懼見笑于才鬼。記手偶煩妙筆。聊一揖乎羣仙。嗚呼。何

可言哉。尚饗。

呼。嶢。世。路。亦。哭。亦。慰。

鍾伯敬集

卷二



三六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

富者餘貲財。文人饒篇籍。取有餘之貲財。揀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然而苦不相值者何也。非人也。天也。奚以明之。貲財者造化之膏脂。篇籍者造化之精

快而楚

轉筆勢如遊龍

神。浹膏脂以洩其精神。此其於事理兩虧之數也。人不能甘而造化肯聽之乎。故曰天也。嗚呼。此貲財之所以益蠹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友人潘景升著書甚多。所緝三吳越中雜志。事辭深雅。心力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精博。蓋地史之董狐也。募刻於好事者而多不能給。予謂此雅事也。昔揚子雲作太玄。蜀富人資錢十萬。求載一名不許。今開口向人已出下策矣。况言之而不應乎錢受之曰。今天下俚詩惡集闐閬國門。此其剗刷之費。豈非貲財所爲乎。予曰。此非造化精神所存也。無損於精神而徒用其膏脂。虧其一焉。或亦天之所不甚忌也。

雅識殊暗

疎宕靈轉。一珠九曲。

○○○題魯文恪詩選後二則

傳不盡傳
不次可思

觀古人全詩。或不過數十首。少或至數首。每喜其精。而疑其全者。或不止此。其中散沒不傳者。不無。或亦有人乎。選之。不則自選存其所。必可傳者。而已。故精於選者。作者之功臣也。向使全者盡傳於今。安知讀者不反致崔信明之譏乎。予喜誦鄉先達魯文恪詩文。庚戌官燕。曾從其孫睢寧令乞一部。欲選之。為湯嘉賓太史索去。遂不果。壬子譚友夏選刻之金陵。至九十首。精矣。該矣。予讀之。喜焉。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如此方是
選手

敬焉。有弘正名家所未能入其室者。使予讀文恪全集。固未必其喜且敬之至此也。刪選之。力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心目。為之潛移。而不知。然則友夏雖欲不為文恪功臣。固不可得也。或曰。作者如文恪。而後之選者。不必如友夏。若之何。予嘗與友夏言矣。莫若少作。作其所必可傳者。選而後作。勿作而待選。吁。談何容易哉。

楓落吳江冷。隻句則珍。全集則棄。集固不貴多。也是刪削之法。

○○○自題詩後

奇快

我用我注

李長叔曰。汝曹勝流。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憮然曰。快哉。快哉。非子不能為此語。非我不能領子此語。惜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語。其欲殺子。當甚於殺我。然余能善子語。決不能用子語。子持子語。歸為子用。吾異日且用子語。數日後舉此示友。夏友夏報我曰。長叔語快。子稱長叔語尤快。僕稱長叔與子語快者。語亦復快。夫以兩人書淫詩癖。而能嘆賞。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是是

不讀書不作詩文之語。則彼能為不讀書不作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詩文為非也。袁石公有言。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此語與余頗同。昔人有問長生訣者。曰。只是斷欲。其人搖頭曰。如此。雖壽千歲。何益。余輩今日不作詩文。有何生趣。然則余雖善長叔言。而不能。用長叔決。不以我為非。正使以我為非。余且聽之矣。

惜書太多。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文太多。善易不言易也。兩人自具玄賞。

○○○經下邳圯上受書處題

和帝進之
意原無少

太史公亦
應心服

未託素交先呼孺子以僕役而加國士若子弟之
應父兄亦倨亦親非真非戲蓋語盡於投書之後
者淺意藏於受履之先者深行徑頓殊機鋒相逗
業已道存於目擊豈惟氣折而心開乃云強忍相
從初尚愕然欲歐夫乃以市中年少之腹而窺圯
上英雄之心乎淺哉太史之言未免文人之見經
途感事懷人賦詩用抒斯衷兼訂昔感云爾

千古知心。

鍾伯敬集

卷二

四十一

02296

